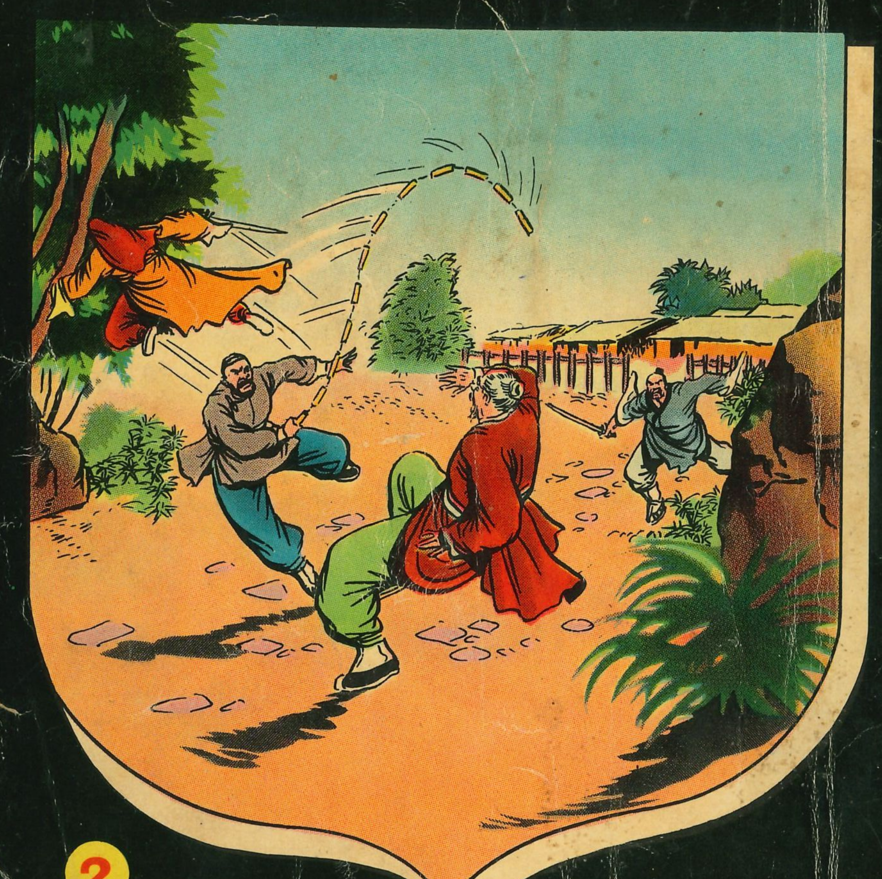
蹄風著

清宮劍影錄



2

清宮劍影錄

第二集

踊風著



目次

第四回：臥虎屯雙鳳報兄仇

獨角龍殞命旋風刀　三音尼誤發金砂掌

話說紅教大喇嘛巴里宗和赤眉道人到了遼東的八面城，剛巧遇着武當山的黃葉眞人，大家說起來，才知道黃葉這番也是爲追踪那亞兒而來，因他們武當弟子要得回那失落了的古劍和龍形劍譜。當下三個方外人秘密商量，黃葉眞人獻計把遼東大俠亞密當的師傅「葉赫布揚古」請出山來，一同行動，那時亞密當自然答應出力，便可以把那亞兒拏起。

巴里宗聽了大喜，卽日派出快馬把這個計策奏禀雍正，請旨定奪。那時雍正心恨那亞兒留書譏諷，分明是看他不起，聽說遼東境內有個比那亞兒更本領的人名叫亞密當，卽日准了巴里宗的奏告，派了一名御前侍衛齎旨傳遞巴里宗，着往見葉赫布揚古，傳旨賜他一個三等公的爵位，又給回葉赫族的地域由他管領，算是顧念上代姻親之誼，還着他接旨之後，卽和亞密當一起來京効力。

巴里宗幾人在八面城等了幾天，聖旨果然到了，見雍正已答應了他們的奏請，便想卽日啓程往訪葉赫。黃葉眞人道：「大喇嘛，這樣去不得的，布揚古是個俠隱，未必便肯相見，我們定要找到了昂昂溪老道金長素，這個高麗道士，昔日和布揚古感情甚好，如果他答應同往，那時才可能把布揚古勸服。」大家約好了，又派人到臥虎屯一探消息，還沒聽到那亞兒約期比劍。巴里宗於是把聖旨帶在身邊，隨黃葉眞人一起往訪金長素。

這個昂昂溪老道金長素，往日是和風雷眞人一起在關外練劍的，早年也會到過武當山學技。這次忽見黃葉眞人帶着一個紅教喇嘛到訪，問起來意，心裡十分爲難。他想葉赫布揚古未必接納雍正的禮聘，又碍於黃葉的情面，如果不同往的話，將來怕得罪了清室，那時便無法在關外立足了。想了一番，還是答應了黃葉的請求，一行人便趕往長白山的烏吉密嶺見葉赫布揚古。

黃葉眞人走了一程，說道：「貧道要趕回八面城一探那亞兒的消息，就煩金道兄引大喇嘛前往訪葉赫好了。」說了分道回去，巴里宗也不挽留。原來黃葉要趕回八面城，是急於要探悉那亞兒的行踪。當下巴里宗、金長素、赤眉等三人繼續上道。這天來到長白山下，夜裡借宿一處荒村人家。金長素道：「明天便可抵烏吉密嶺了，布揚古這人性子古怪，如果我們一起去找他，他或者會避匿起來，還是由貧道上山見着他，道達來意。這處山麓有一間山神廟，廟裡住着幾個獵人，請兩位在那裡小候。」

說話之間，屋簷上响了輕微的聲息，赤眉靜耳一聽，立刻停了說話，向二人打了個眼色。二人從窗外望去，瞥見兩條人影一幌，越過屋脊竄去。赤眉從背上拔劍在手，一勢燕子穿簾縱出，翻身站在屋簷一望，隱約看到兩條黑影如飛的縱出村外去了，看來已是追趕不及。他回到屋裡道：「是誰個釘我們梢子來呢？這兩人的輕功都是高手，難道布揚古已經知道我們到來？」金長素道：「這裡山區不少綠林豪客，或者是一窺我們的行動罷了，他們既然沒有侵犯到我們，也不必理會呢。」

第二天，三個人轉入崇山峻嶺走着，到了黃昏，才看到一些採參的人下山，走過他們身旁，都投以好奇的眼光。山道越見崎嶇，轉過山溝，便見一間小廟，旁邊築了幾家土屋，他們找着了廟裡的獵

人，說是來訪布揚古的，一起進到廟裡歇下。金長素向巴里宗取了雍正的諭旨，獨個兒上山找布揚古去了。

老道從前和布揚古在高麗境內，大家一起琢磨劍法，後來布揚古隱居長白山，老道只來過一次相訪。他依稀認得布揚古居住的嶺上，走了一程，已是暮色四合，忽然身後一陣風，肩頭給人一按，老道嚇的回頭一望，葉赫老人已出現眼前。這個高齡隱士還是穿着一件破布衣，芒鞋竹杖，見了金長素便道：「老伴兒，我早就看到你上山來了。」金長素喜的道：「老兄還是從前一般的壯健，我正有事來見你呢。」葉赫把金長素引到林下，老道取出雍正的諭旨來，說道：「這並非貧道愛管閒事，只是沒法推搪，如今欽差就在山下等候，我想老兄就算不答應，也得前往會他們一面。」布揚古看了雍正的諭旨，眼裡射出一股怨恨的光芒，嘆息道：「這百年來，我們葉赫族人已給滿清害的四處逃亡了，他們愛新覺羅氏族，如今還記得我們是他們的親戚嗎？」金長素道：「你的意思怎樣？是答應雍正下山嗎？」布揚古搖頭道：「老漢年將就木了，還有什麼名利之想，只是爲了我們葉赫全族的人，也爲了我的徒兒亞密當將來立足起見，我要隨他們走一趟，但我要暗囑亞密當不要眞心爲清室効力。」

葉赫布揚古怕亞密當眞的會給清主利用，打算到臥虎屯見着他，教他無論如何，不要給愛新覺羅氏作鷹犬。怎知他這一去，便惹出了殺身之禍來。金長素等到第二天，和葉赫下山見了巴里宗，老道見任務已完，他知道葉赫不會眞心替清朝効力，便向各人告辭，回昂昂溪去了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遼東大俠亞密當，這幾年間橫行關外，仗他一口長劍，擊敗了各地英雄，提到亞密當的名字，一些綠林豪客都不敢招惹。他在臥虎屯居住，跟在他身旁的有十個青年劍手，都經過他

的訓練；每次出外，一隊披了綠色披巾的騎士，如風的馳過雪地，附近的居民便知道是亞密當來了。

這天村外有人飛馬馳書，却是那亞兒約他到八面城的城牆上比劍。亞密當一想：「自從在長嶺上交手以來，已是十年了，那亞兒還未忘記往日一劍之仇，設使當年不是天池怪客救了他，已死在我的劍下，如今王雲龍已經去世，這番看誰個會再幇助他。」屈指一算日期，還有十天，想到那亞兒手裡的是一口武當古劍，而自己的不過是一柄精鋼劍子，撞起來會給削斷。他向就聽說西遼河畔有一所「耶律古廟」，從遼金兩代建下來，廟裡道士曾在西遼河撈獲一柄古劍，說是昔日岳飛率軍北抗金兵時遺下來的，便要往耶律廟向道士借劍一用。

亞密當到了耶律廟，一看那廟建得堂皇宏偉，大殿高七八丈。廟裡道士知道他就是亞密當大俠，這番要來借劍。都道：「實告大俠，小道等數代傳下來，只知道廟裡有一口古劍，藏在大殿橫樑之上，但從沒有人能取下來，所以從來便沒有人見過。」亞密當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只要你們肯答應相借，我便取它下來。」廟裡道士們不信亞密當能躍到橫樑上去，而且也沒有這樣長的梯子，只得答應了。亞密當提氣歛腹，雙足一點，他的身軀便像氣球一般，直向殿上竄起，瞬巳攀着了橫樑。幾個道士在底下看的目定口呆，亞密當一勢「猴子倒緣」，雙足鈎在樑上，瞬眼間從樑上取了一柄東西在手，竟是連着劍鞘的一口古劍。亞密當捧劍飄下，履地無聲，滿臉笑容，拿衣袖拂去劍鞘上的塵埃，抽出一看，驟覺一股冷森森的寒光射出，一口亮晶晶的鋒利劍子，耀在目前。他拿着揮了幾匝，殿前琉璃燈光，吹的搖搖欲滅，端的是一口好劍。

他回到臥虎屯，滿心歡喜，拿寶劍擦拭一番，發覺劍把上刻了四個隸書，寫的是「黃龍直搗」。

他沒曉到這是南宋時岳武穆抗金兵的口號，便稱這口劍是「黃龍劍」。他拿出往日的一口青鋼劍，和古劍發力一撞，嚓的已給削成兩截。當下想道：「這番任那亞兒有什麼武當古劍，我也不畏懼了。」

瞬巳到了比劍的日子，亞密當穿了一身潔白的武士服，單人匹馬，趕到八面城。朝日初昇，露水未乾，只見城牆上巳站着好些人，料是看熱鬧來的。他一躍上了城牆，那邊閃出一個人，渾身黑衣，說道：「亞密當，你依約來了！」一看是那亞兒，十年不見，長的還是膚色褐黑，虬髯環眼，粗豪氣概，不減當年。亞密當應道：「昔日是我約你到長嶺上比劍的，如今是你前來挑戰，我自然到來領教。」那亞兒道：「算你是個好漢子，望你今天不必再手下留情，須知你若敗在我手裡的寶劍下，我會取了你的性命。」亞密當怒道：「你好誇口！我今天也不會再饒你！」那亞兒早巳掣劍在手，一個急縱到了城牆空處，再不說話。

亞密當把黃龍劍出鞘，映在旭日之下，燦燦生光。這時觀看的人愈聚愈多，都遠遠站着。那亞兒擺開劍式，喝道：「亞密當，讓你先發劍來！」亞密當心想：「不見這厮十年，外勁一定練的非常進步了，且試他一下。」立刻橫劍一沉，馬步搶上，一勢「寒月滄波」，從地面撤出，劍光滾滾，像一片銀濤湧上。那亞兒身子一矮，沉腕下撩，疾然一記「夜叉探海」，劍鋒集了全力，迎着一挑。亞密當劍才觸到，當堂震開，仗着身子輕盈，隨着震勢飛開。暗念果然厲害，若果我手裡的是青鋼劍，這時定給截開兩段了。眼前劍風掃到，那亞兒巳跟着發招，「餓馬回槽」，風一般衝過來，劍鋒瑟瑟地劃出震波。亞密當不敢怠慢，連忙提劍封門，雙劍倏的接上。他看見來劍已給煞着，翻手變招，展出「圯橋進履」，貼着一送，劍尖透出一股內勁把那亞兒的劍斜裡帶開，露出空隙，立刻嚓的一劍刺

去。怎知那亞兒回劍十分迅速，一劍斜開，身形微轉，嗤的一記「玉女拋梭」反射過來。亞密當以為佔到便宜，誰想劍抵中途，已給那亞兒迎着一壓，竟把他的黃龍劍搭着，急猝間不能收回，只得運勁抵着，二人雙劍交加，亞密當的劍在下，漸漸給壓到地面了。

原來那亞兒的龍形劍出招，劍路像一根繩子般盤旋飛舞，連綿接續，沒有一收一發的空隙；亞密當一連發了幾劍，佔不到一絲兒上風。這時雙劍搭着，誰個先撤招便會吃了眼前虧，亞密當眼看鬥外勁不及那亞兒，暗裡運出內功，握劍的手一震，閃電般抽劍縱開。那亞兒眼明手快，一劍跟着撤出，亞密當還招不及，全身投在地上一滾，那亞兒的劍嚓的在他腰畔揷落，相隔不容一髮，劍尖貫在城頭，深陷數寸。亞密當一個翻身挺起，暗說一聲「好險！」那亞兒已從地面拔出劍鋒，喝道：「你往那裡走！」他以為亞密當敵不過他，誰料剛才亞密當還沒把眞的本領施出，這是用計誘他，教他存着輕敵之心。

兩個滿洲劍客，一瞬間又復接上，這番二人都使出快劍，看的人只見兩團光影，上下奔騰。那亞兒見亞密當劍法一變，身形飄忽，連刺了幾下空着。亞密當輕身竄起，劍風颼的從上罩落，那亞兒使勁地一招，「迎風掃塵」，運了全身之力剁出，但見亞密當劍光一彎，白練般從旁拐過來，那亞兒連忙沉劍下擋，一瞬間只覺劍風一拂，光影在眼前掠過，頭巾已給亞密當挑去，心裡一驚；亞密當飛身把劍貼上，擦着一帶，那亞兒給一股攝力吸着他的劍身，連人拖着，馬步即時浮動，暗說一聲「不好！」那邊亞密當已探爪出來，乘那亞兒沒法抽劍的當兒，攫着他的衣領向上竄起，二人的劍還是向下搭着。這一忽間那亞兒雙足離地，已使不出勁兒，亞密當抓着他縱到城下，說時遲，忽然人叢裡一



那人手指向他脅下揷去，亞密當手肘一陣酸痲，鬆開那亞兒。

條影子竄出，一幌到了面前，一把撲翼手疾向他的脅下揷去，快如奔馬，亞密當手肘一陣酸痲，手一鬆，那亞兒已掙脫落地。亞密當氣的放眼一望，那個打出撲翼手的人是個中年漢子，雙目含輝，腰畔揷了一口佩劍。亞密當大怒道：「你這厮是誰？」一句未畢，長劍嚓的戳出，那漢子一縱躲開。轉眼間斜裡又來了一股劍光，攔着一擋，說道：「我們好意相勸，為什麼用悶劍傷人！」來的又是一個中年漢子，劍眉鳳目，唇上長着小髭，他一劍把亞密當撩開，

便迅速向後縱走。

這一阻的時光，那亞兒已飛奔進城內去了。亞密當遷怒那兩個漢子，嚓嚓兩劍，飛身搶到後來的漢子背後刺去。那人回身一記「野馬分鬃」，消去來勢，但並沒還招，向前縱走。亞密當那肯放過，一個箭步，一記「仙人指路」，斜裡撤出一劍，向那人的身旁點落。漢子轉過半身來，一勢「馬後鞭絲」，想把亞密當來劍煞去，但禁不起亞密當這一劍的勁度，叮噹一响，那漢子的劍給彈開數尺。亞密當看到破綻，劍鋒一盪，躍到漢子面前，剡出一記「雲門拜客」，寒光直射，在這千鈞一髮間，人叢裡捲出一股勁風，沙石紛飛，風勢在亞密當面前一捲，竟把劍鋒盪了開去。他覺得這一陣掌風厲害非常，翻眼望去，一個白衣影子一閃已進了城廂，沒法看出是男是女。這時兩個漢子也一齊縱到城牆之上，亞密當火氣上騰，如箭衝起，城上忽有人喊道：「不要追來，看暗器！」颼的一下，果然有黑影飛下來。亞密當視線給朝陽映着，看不真切，連忙提劍一擋，噹的一响，暗器給他撥落，眼才一眨，估不到第二枚暗器射出，肩膊上一陣子麻痛，知道已給飛鏢打中。他一看跌在地上的飛鏢，薄如柳葉，長僅數寸。亞密當拔出鏢頭，口裡哎喲一聲，鮮血直冒。這一氣非同小可，忙的掩着了傷口，縱上城頭一望，剛才兩個漢子連影子也消失了。

他把衣襟撕下來，裹了傷口，怎知那鏢子拔出後，創口才漸漸發痛，連手臂也不能抬起來。一想八面城一家保鏢的分館，坐館的人平日相熟，他們鏢局裡定有金瘡藥，即時趕進城裡。鏢局的人認得亞密當，給他滌洗了傷口，敷上了藥，拿他拔下來的鏢子一看，驚道：「我的爺，你那時惹上了山西太極王的一家人呢？這柳葉鏢是他們王家的東西，鏢身兩邊有凹進的坑道，是別種鏢子所無的。」亞

密當答道：「是了，那個拿鏢射我的人是山西口音，年紀將近四十，未知他是太極王的什麼人。」那鏢局的人又道：「太極王的兒子雲中劍早已去世，遺下兩個兒子，大公子王春明年前在宮裡暴斃；二公子王崇明也給官府通緝，逃到關外來了。」亞密當聽了，心裡十分納罕，暗念如果是王崇明用鏢打傷自己，又和他素沒嫌怨，難道他要助那亞兒來對付我嗎？

晚上，亞密當在鏢局歇息，他的臥室隔着一所大院子，和鏢局分開前後進。這宵他輾轉不能成寐，記着今天一鏢之仇，定要找着那姓王的刺他兩劍，才洩得胸中之忿。院外一陣聲响，落下一個黑影來，亞密當急在床頭抓着寶劍，向榻後滾去。那黑影已竄身進入，原來是那亞兒，不禁一愕。那亞兒一劍向臥榻剡下，蓬的震响。亞密當在榻後縱身出來，罵道：「那亞兒，你忒是無恥，竟想來行刺了。」那亞兒面上漆一般的陰森，冷笑道：「今天有你沒我，如果我不是碰到了救星，早已喪在你的劍下了，快滾出來吃你爺的劍！」說了一劍迎面扎來。亞密當連忙提劍擋去，誰料給他一震，臂上創口起了劇痛，知道鬥下去會吃虧。當下將身一閃，乘那亞兒第二劍還沒發出，縱身躍出窗外。那亞兒並不放鬆，劍影一亮，已跟在後邊一劍撤出，在他腦後戳到。亞密當迅速轉身，劍鋒上指，就藉轉身的當兒，橫劍貼擋。那亞兒這一劍勁力沉重，亞密當臂上受了傷，手腕當堂震的握劍不牢，那一口黃龍劍直飛到簷頭上去了。

亞密當心裡一慌，院子又大，看着那亞兒狠狠地穿空一劍，在他頭頂上打着盤旋，不容他有縱起的時機，只得看準那亞兒劍到，斜裡閃開，攔門一脚打出，又迅又疾。那亞兒急的將身向後一翻，脚尖從他的面門擦過，險些着了道兒，亞密當乘這空隙，竄進竹林後躲着。那亞兒陰惻惻地笑道：「你

往那裡躲？」一連幾劍，把竹枝削的紛紛折落，他的劍就像穿梭一般，在竹樹的罅隙刺進。在這危險關頭，簷頭上有人說道：「亞密當，貧道來助你！」一個黑影飛下院子，劍光一旋，向那亞兒背後戳落。亞密當在竹林向外望去，來的是個道士，手裡還帶着一柄長劍，就是剛才自已給那亞兒震脫的黃龍劍，這時那亞兒已回身和老道交手，亞密當躍身出了竹林，老道着着擋開那亞兒的劍，移近亞密當身旁，把黃龍劍向他拋出。亞密當一手接着，這番轉過左手提劍，眼看道士漸漸禁不住那亞兒的猛擊，只有勉强招擋。亞密當已是怒氣奔騰，一個箭步，上前夾擊那亞兒，兩口劍左右撤出，那亞兒一剎間陷進了包圍。院門開處，湧進了一些人，火把高擎，却是鏢局裡的人聽到了打鬥聲息，趕到來相助。那亞兒看到形勢不利，衝着老道一劍，震的老道連退幾步，他就在火光中縱過牆頭。亞密當還要追上，老道把他一把拉着道：「大俠不要追了，你的臂傷還沒有好，由他逃去罷。」

這道士就是武當山的黃葉眞人，他前些時帶着巴里宗往見金長素，後來回到八面城，探聽那亞兒已約定亞密當比劍，日裡他在城牆上看着二人交手，亞密當已把那亞兒抓起，忽然搶出兩人，把亞密當擋着，認得一個是王崇明，心裡好生奇怪。他知道亞密當在鏢局養傷，夜裡想到來告訴他，說那個用柳葉鏢打他的人就是五台太極派掌門人王崇明。誰想碰上了那亞兒進來行刺，老道本來不是那亞兒的敵手，但和亞密當合在一起，二人便把那亞兒擊走了。

亞密當拜問了黃葉道號，謝過一番。老道又把巴里宗奉了雍正諭旨到烏吉密嶺請他的師傅布揚古下山，前後說了一遍。亞密當便道：「我師傅素來怨恨愛新覺羅氏族，怕不會答應下山來呢。」黃葉勸道：「大俠只知其一，尊師葉赫先代是愛新覺羅氏的至親，如今皇帝答應他把葉赫族昔日地域給回

葉赫族人居住，何況大俠也是滿洲人，將來定得到淸主的重用，貧道猜想尊師不日會來了。」亞密當心裡半信半疑，又說到王崇明把柳葉鏢暗算的事，黃葉眞人道：「王崇明的哥哥昔日幫扶雍正得了帝位，後來八俠士和雍正不睦，才會送了性命，如今王崇明和甘鳳池等人在外邊行動，這番定是怕大俠受聘入宮，所以前來暗算，也是道理。」亞密當給黃葉從旁一說，腦子裡便有了一個陰影。

亞密當留黃葉眞人在處，打算養好了創傷，便回臥虎屯。這時候，巴里宗大喇嘛和葉赫布揚古正來到離八面城數十里的雙廟子，同行的還有赤眉道人。巴里宗知道布揚古是個精於投射飛劍的高手，憑數十年練就的氣勁發劍，路上就算有刺客到來，也有他來抵禦。那雙廟子是兩間古廟，建在山麓。這天晚上，三人在廟裡的靜室打坐着，外面新月一鈎，星河耿耿，巴里宗把窗子推開，望了外間一會，才回到座上。他是怕那亞兒曉到自已把葉赫請來，會前來找自已算帳，因此不時定眼望着窗外。葉赫布揚古見他神色有異，心想：「雍正這番聘我下山，未知有沒有懷着惡意，還是戒備一下的好。」

巴里宗不過一時心血來潮，怎知眞的有人在外伏着窺探，三鼓過後，窗外一股風吹過，巴里宗覺得這風聲來得奇特，定着眼注視窗外。布揚古也察覺了，他見巴里宗瞧着自已神色不對，便細聲道：「大喇嘛，你看到外面有人伏着嗎？」巴里宗自從武功被廢，有些胆怯，這時露出一點驚惶，布揚古愈是疑心，暗裡揑着一口飛刀，丹田一收，運出氣勁，跟着手裡一揚，暗勁直透刀鋒，那弧形的月牙飛刀像燕子一般穿窗飛出，說時遲，屋上有人喊出一聲「哎唷！」翻身栽落地上。那口月牙飛刀盤旋一匝，布揚古掌風一吸，即時飛進室來，布揚古一手接着，刀鋒上已染滿了血漬。便道：「外面的人

已中刀了，赤眉道兄，你出外看看是什麼人。」

赤眉縱身出外，星光之下，只見一條黑影背着一個人飛奔。赤眉身形一幌，展起燕子追雲縱趕去，轉眼間草叢裡又躍出一人，一根蜈蚣鞭嘩喇地掃出。老道提劍急擋，放眼細視，來的是個滿面虬髯的漢子，他的鋼鞭勢沉力猛，一搭便把老道的劍繞着，順勢一扯。老道連忙沉臂抽劍，左手一記排雲掌打出，掌風疾掃，那人斜裡縱起，手裡再發一鞭，盤旋蓋下。赤眉不敢硬碰，一劍撩出，貼着鞭尾一帶卸開，連隨點扎過去，那漢子已竄開尋丈。驟聽遠處傳來女子的喊聲：「二哥扯呼！」漢子應了一聲，騰身縱起，瞬已竄出圈外去了。赤眉見在夜裡，不知刺客來了幾個人，不敢追上，看着那大漢的黑影，直奔進林子隱沒了。赤眉回到廟前，布揚古和巴里宗已一起走出來。布揚古指着地下道：「他們有人已中了飛刀，道長認得來的是那一路的人嗎？」赤眉看到草地上血跡斑爛，答道：「刺客來的共是三人，其中一個是女的，貧道並不認得。」

第二朝，天沒發亮，巴里宗便催二人登程。又道：「我們早點到臥虎屯去，見了亞密當，那時可以探出刺客是誰。」三個人改乘了騾車，向着臥虎屯飛馳，走到黃昏，已抵達臥虎屯的村口。原來這村子建在山窩土坡之上，那土坡像一頭臥虎，因此得名。這時村裡來了一隊人馬，風捲殘雲似的迎面馳來，馬上的人穿的全是綠色武士服，披肩飛起，腰畔掛着一口長劍。赤眉上前稽首道：「請問各位壯士，亞密當在村裡嗎？」那隊人勒馬路旁，打量三人一眼，為首的問道、「你們是那裡來的？要找我們的頭兒，也該報個名字來。」赤眉指着布揚古答道：「那位老伯便是亞密當大俠的師傅，這番從長白山遠道到來。」那十騎人馬一齊滾鞍下馬，向布揚古敬禮。為首的武士又道：「亞密當大俠前天

和那亞兒比劍，中了人家暗算，臂上受了鏢傷，我們正要趕往八面城接他歸來。」布揚古不禁吃驚，那些武士留下一人，把布揚古等三人迎進村裡，其餘的復上馬飛馳去了。

布揚古三人被招待在亞密當的莊院住下，大家問起亞密當比劍的情形，知道那亞兒給另一些人救去，幸而亞密當傷勢不重，預料明天早晨之前便可回到臥虎屯。

赤眉眞人在清宮已有一年，見識不少，他知道這番定有武林高手到了關外，跟踪他們的行動來了，他還以為巴里宗懷有密宗本領在身，暗暗着他戒備。他們三人住在莊裡一所後樓，是三楹的閣子。更闌夜靜，村裡傳來擊柝之聲，一會忽又停了，跟着村外犬吠聲起。布揚古道：「你們把劍佩在身上，昨夜的刺客要來了。」簷頭淅瀝一响，一個苗條的影子如燕子墮地，躍進閣來，是個三十餘歲的女子，手裡一雙鳳頭劍。她指着布揚古罵道：「你這老賊，我兄長並沒存心害你，却喪在你的飛刀之下，今晚姑娘要來拚你這老賊！」鳳頭劍左右一分，向布揚古戳來。赤眉擊劍在手，正想上前擋女子一劍，已見布揚古袖子一拂，帶起一股勁風把來劍盪開，那女子也一連顛開幾步。這時候，閣下一陣濃烟衝上，赤眉驚道：「不好！賊人縱火了。」那女子見布揚古掌風厲害，一縱到了巴里宗面前，劍鋒亮出，雙劍上下翻騰。巴里宗驀地提劍招擋，一霎間樓外又竄進兩人，一個持鞭，一個使劍，一起奔向布揚古。赤眉認得那持鞭的漢子就是昨宵來過的，當下縱身一劍，「推窗迎月」，擋在二人面前，喝道：「賊子休走！」

布揚古看見火燄捲到，一縱出了閣外，瞥見莊外站着兩個人，穿了夜行衣，像是很焦急的樣子，料是和剛才三個賊人一起來的。暗想他們胆敢縱火焚亞密當的莊院，十九是那亞兒的一黨，一時怒上

心頭，揑着兩口月牙飛刀，迎風掠出。這一手飛刀，外形似一雙蒼鷹的翼子，跟着氣流滑翔，布揚古練了五六十年內家氣勁，運神操縱，雖然不像神怪小說裡的飛劍一般，隨意祭放。但這一手月牙飛刀，却是物理上的作用，全靠投出的勁度，在空裡繞一個盤旋，五六丈之內，便可以把人首戳落。當下兩口飛刀，就像兩頭白燕一般向兩個夜行人疾下，其中一個寶劍出鞘，身子一縱，就在空際把飛刀撞落；另一個待要接時，驀地來了一個白衣影子，袖子風驀地捲出，那飛刀立刻返射到布揚古的面前。這個長白山俠隱，沒曉到來者是誰，放眼細看那施出袖子風的人，却是個中年婦女，蒙上面紗，蓋了白色的綢巾，披肩下垂，隱約看到婦人容光煥發，妙目射出光芒，正在暗暗稱奇。一個白淨面皮的漢子已提劍衝來，罵道：「你這老賊，要拿老命來和我們江湖人作對，甘作滿洲人的鷹犬！」迎風一劍，游絲般一瞬剎到。布揚古恃着多年內勁，拿五行掌施出，等到劍鋒扎到，側身閃過，一記雲手上攖，那人沉劍卸身，疾發一掌，驀地蓬的一下，雙掌一震，漢子連退幾步，布揚古覺得那人的掌力柔中帶勁，跟着再發一掌，「江心撈月」，仰掌上撩，那人剛巧撤出一劍，布揚古閃電般攖着他的手肘，沉腕一甩，耳畔驟覺一股風襲來，那個紫棠臉的漢子已從旁刺來一劍，布揚古不敢怠慢，忙的鬆手向後縱開。



布揚古身中神尼金砂，孟强鋼鞭又劈面掃來。

這時白衣婦人站在一旁，並沒動手。樓裡烟硝衝天，莊裡的人都起來救火，烈燄當中竄出幾個人，赤眉追在持雙劍的女子背後，口裡喝着：「賊婆娘休想走！」後邊也走出三個人，却是巴里宗給剛才躍進樓裡的兩個漢子纏着，一路打着前來。持雙劍的女子見了布揚古，不禁柳眉倒豎，嬌叱一聲：「你這老賊殺了我的兄長，本姑娘誓不干休！」捨開赤眉，縱身躍起，雙劍如流星下墜。布揚古手裡揑着一口飛刀，正待向跟前的漢子打出，一見女子起在上空，順勢放起，那飛刀在夜裡光影一亮，已向女子頸畔斜飛切落。紫棠臉的漢子見了，口裡喊出一聲：「三寨主，快閃！」話猶未了，女子雙劍在空裡一架，那口飛刀在雙劍交剪的縫隙穿過，戳過女子的肩頭，女子哎唷一聲倒栽落地。赤眉剛巧追到，劊子揮起，正是危急萬分，眼前人影一幌，那白衣婦人從空疾下，手裡一口寶光耀目的短劍，斜裡撤出，赤眉的劍噹的搪上，當堂分為兩截。白衣婦人身形像鵬鳥疾下，一手挾着受傷的女子，復騰身縱起，叫出一聲「快走！」幾個漢子一

齊竄出圈外，飛奔下坡。

布揚古輕功超卓，一個燕子追雲縱，已趕到那持鞭漢子的身後，擒拏手一探，把漢子輕輕抓着。一剎兒，前面射來一陣黃光，如流螢飛舞，夾着勁風，迎面襲到。布揚古一生居留高麗，那會曉到大漠金砂功的厲害，也不知是何等暗器，衣袖一揚，便見一簇光影斜裡飄開，以為暗器墜落了。可是閃電般又有一簇射來，一時措手不及，驟覺身上一陣劇痛，手上一鬆，把攫着的人釋開。那時候，巴里宗在後喊道：「她是蒙古的妖尼沙哈洛，葉赫老人不要着了她的道兒。」他的說話已遲，布揚古身上中了金砂，四肢酸痲。那個持鞭的漢子，正是關外三英的「剪尾虎」孟強，剛好翻身站起，他手裡一根十二節蜈蚣鋼鞭嗶啦地一下子劈落，布揚古叫出一聲，嚇的赤眉和巴里宗二人，奪命趕上，那漢子一勢急縱，滾下山坡去了。

赤眉眞人聽見巴里宗適才高聲叫喊，知道來者是蒙古神尼，先已胆怯，那敢追趕。他們扶起布揚古，只見頭顱已給蜈蚣鞭劈過，裂去一幅，血肉糢糊，老人已是奄奄一息。那時莊漢把後樓的火勢撲滅，還幸前邊房子沒有燒燬，大家把布揚古舁進中堂，巴里宗看到他的傷勢非輕，肩頭前胸都中了金砂，嵌進筋骨裡，所以全身軟痪，最慘的還是那漢子使命的劈了他一鞭，從腦門直扎到面上，腦袋破裂，看來危在須臾。大喇嘛忙掏出兩顆西藏還魂丹開了水，揑開布揚古的口灌下，守在一旁。赤眉問道：「大喇嘛眞的認出那女賊是沙哈洛妖尼嗎？」巴里宗道：「怎麼認不得，昔日在嵩山中岳廟時，也是這個妖尼來和貧僧作對，剛才和她一起的兩個漢子，就是白泰官、王崇明，我們眞是遇了煞星，這番如何回覆聖上的好？」赤眉望着血肉糢糊的布揚古，一時計上心頭，湊近巴里宗耳邊道：「大喇

嘛，我二人這番奉了皇上密旨到來，幸而請了葉赫下山，不過聽這老人的口風，未必會眞心替皇上效力的，如今將計就計，等亞密當大俠回來的時候，我們就說是蒙古妖尼傷害老頭兒的，這樣亞密當才會死心塌地隨我們回北京去。」巴里宗點頭答應，赤眉又道：「大喇嘛前番在嵩山時候，曾把少林幾個武藝僧人拏起，蒙古妖尼也不是大喇嘛的敵手，怎麼剛才沒見把密宗本領施出，把妖尼拿獲？」

巴里宗苦笑一下，面上愧的通紅，忽地起來對赤眉合十道：「貧僧有事求你包涵，萬望不要洩漏！」赤眉當堂一愕，忙道：「大喇嘛有事只管說出，今後我兩人是聯在一起的了，可以放心。」巴里宗於是把自己一手密宗武功怎樣被廢，告訴給赤眉，央他守着秘密，二人商量一番，天已微明，外面一陣馬蹄聲，傳報亞密當大俠回來了。二人忙的走出門外相迎，只見昨天的一隊綠衣武士，擁着一個英風颯颯的少年人下馬，後面還隨着一個道士，想不到竟是武當派的黃葉眞人。

亞密當臂上鏢傷，經黃葉眞人替他醫治，已好了八九。他踏進莊門，看到一僧一道，料是巴里宗和赤眉，忙的作禮道：「家師葉赫老人來了嗎？」赤眉忙的稽首回禮，答道：「大俠請進來好說話。」亞密當看他們神色有異，不覺納罕。當下赤眉也沒顧得和黃葉眞人打招呼，跟着亞密當一起進到中堂。大俠一見他的師傅葉赫布揚古躺在炕上，像個血人一般，當堂嚇得叫了一聲，上前跪倒，抱着喊道：「師傅！誰個把你弄成這樣？」淚如雨下。

那時布揚古氣息如絲，心頭微弱地跳動着，剛才服過了兩顆還魂丹，心臟恢復了循環，悠然甦醒，聽到亞密當在喊他，立刻記憶起剛才的一幕，當初他不知道來的是塞外三音神尼，否則他不會作她是那亞兒的一般人來對付了。又想到這番下山，原是要告訴亞密當不要給雍正作鷹犬，為虎作倀。

他定了定神，睜開雙目。亞密當驚惶稍定，含淚道：「師傅，你現在怎樣，誰個傷了你？」布揚古微微轉動頭部，口裡哎喲一聲喊痛，喘了兩下，才斷續地說道：「沙哈洛……神尼，徒兒……你……要去算帳。」他的聲音微弱得很，末一句本來是說：「徒兒，你不要去算帳。」可是那「不」字說得太沉，簡直聽不到，亞密當便以為師傅要他和沙哈洛算帳。當下如萬箭攢心，切齒道：「師傅和她素來沒有仇怨，她如何竟施出這毒手！」布揚古想把頭搖動，已是不得，口裡勉強說出：「你不要……」便不能接下去了。雙眼望着亞密當，流出最後的兩滴眼淚，眼神散亂，已是一命嗚呼了。

亞密當見師傅慘死，悲痛自不在言，布揚古最後想吩咐亞密當：「你不要到清宮去。」可惜他沒法說出。亞密當以為師傅教他不要悲傷，當下問過出事原因，巴里宗和赤眉告訴他一番，又道：「你師傅給蒙古女妖的金砂暗襲，再劈他一鞭，才傷得這樣嚴重。」亞密當如夢初覺，想起那天在八面城和那亞兒比劍，那個打出掌風的白衣人，定是蒙古神尼了。後來拿柳葉鏢打傷自己的，也是她同來的王崇明，如今說起來全對了。我亞密當前些時寫信約她前來比劍，本是光明磊落之舉，她竟潛身到來暗害，怪不得連番出現，連我的莊院也要焚燬，手段忒是毒辣。

赤眉二人見亞密當怒容滿面，痛恨得咬牙切齒，知道計售，二人又在旁加進一些說話，令到亞密當目眦欲裂，恨不得把蒙古神尼和王崇明剁個稀爛，才消得一口怨氣。

巴里宗乘機說道：「尊師葉赫老人這番奉旨入京，特先到臥虎屯來和大俠見面，一起前往，誰想妖尼沙哈洛跟踪暗害，大俠要報却大仇，還是隨貧僧入京覲見皇上，請旨追贈尊師一個封號，那時大俠得到皇上重用，何愁無復仇之日。」亞密當沒有回答，忽地拔出劍來，在廳前石柱上劃了幾個字，

刻進石裡幾分，那是「誓報師仇」四字。

過兩天，亞密當把布揚古遺體草草殮葬，各人回到莊裡，忽然不見了他的踪跡。他的十個青年手下到村外找尋一遍，才知他單人匹馬出了臥虎屯。各武士回來報告巴里宗，黃葉眞人道：「亞密當定是復仇心切，往蒙古找神尼算帳去了。」赤眉也道：「他不應該瞞着我們獨個兒行動，倘有三長兩短，教我們如何覆旨的好？」黃葉答道：「赤眉道兄不必躭憂，亞密當一手劍法，在關外還沒有人是他的敵手，不過貧道猜測這番對葉赫老人施出毒手的，不會是三音神尼罷。」老道說到最後兩句時，特別把嗓子放低。巴里宗作色道：「眞人說話愼重一點，那天晚上，分明是沙哈洛妖尼拿鋼鞭劈傷葉赫老人的，如果給亞密當聽到，他會疑心你袒護那妖尼的。」黃葉見巴里宗認眞起來，便不再說。

他們一僧兩道，在臥虎屯等了幾天，還沒見亞密當歸來，不免暗中着急。那天，一個青年武士捧着一封書進來，說剛才有人飛馬送來，要呈交亞密當收閱的。巴里宗接過來書，等那青年武士出外，才把書遞給赤眉二人觀看，封皮上寫着「三音女修士阿檀娜合十再拜上達亞密當大俠俯察」，看了暗暗吃驚。赤眉道：「阿檀娜是妖尼的原名，難道又來書挑戰？她殺了葉赫老人還不够嗎？」黃葉眞人道：「貧道看書裡另有別情，如今亞密當不在，我們不妨拆開一讀，看看妖尼又在弄什麼詭計。」當下巴里宗剔開封函，把信抽出來念道：

『遼東大俠亞密當賜鑒：

前奉來書，約期比劍，小尼伏居漠外，皈依三寶，名利之想早已淡忘。惟承盛意相邀，遂擬親聆教益。何期初抵遼東，即聞清主派出欽差，禮聘尊師葉赫下山，効命宮廷。驚聆之下，竊念那亞兒猶

知大義，拒絕雍正之聘，節氣凜然。尊師族人，昔日曾受清兵殘殺，豈有甘心為虎作倀，明珠投暗之舉。乃道路傳言，使者已挾持尊師就道，因此央請孟氏三英，沿途相護，思得間向尊師進言，勿墮進巴里宗等人陷阱。誰想孟剛寨主，在雙廟子為尊師飛刀所殺，小尼知是一時誤會，力勸孟強、孟嫦兩寨主，捨報仇之念，當面釋嫌。詎料雙劍鳳報仇心切，竟闖進臥虎屯，火焚莊院。小尼聞報，即與大俠白泰官、王崇明二人，趕來制止，惜已無及。葉赫前輩因誤會彼等為那亞兒所遣，飛刀頻發，雙劍鳳孟嫦肩膊受傷，孟強亦遭淩空攫起，危急關頭，如不及時搶救，孟強寨主將喪命於葉赫擒拏手之下。為救眼前之急，小尼打出金砂掌，料想尊師武功高强，必能閃躲。何期一誤再誤，尊師受金砂所傷，孟強疾發一鞭，轉眼之間，巨禍即起，尊師慘遭劈斃。事後小尼屢日不安，懺悔無及，孟強雖痛切兄仇，亦悔一時孟浪，惟事勢至此，遺憾無極。小尼即日遄返三音大廟，閉門懺罪。此次孟剛寨主為尊師所殺，而尊師亦誤中金砂，兩皆無心，事緣誤會。如蒙原恕無心，小尼定當負荊請罪，決不諉過，此後香花頂禮，為大俠禱告我佛，逢凶化吉；設未荷同情，以復仇為念，小尼夫復何言，耿耿此心，可昭天日，惟大俠俯鑒之。

三音大廟女修士阿檀娜再拜。』

巴里宗三人看了來書，一時目定口呆。黃葉眞人究是個武林正派人物，說道：「原來內裡有這許多誤會，三音神尼這封書，算是向大俠請罪的了，剛才貧道所說的話，看來沒有差錯罷。」巴里宗和赤眉狠狠地瞪了老道一眼，答道：「你眞像個孩子一般易哄，輕易地便給妖尼甘言所惑了，這封書全篇都是鬼話，只有沒腦袋的人才會相信她。」說了便把書投在火爐上去，片刻變成灰燼。黃葉訝道：

「怎麼！你們連這封書也不給亞密當看嗎？」赤眉惱道：「道兄還是不必管我們的事，總之，將來把那亞兒捉獲，那一口古劍和劍譜給回你們武當弟子便是了。」黃葉曉到二人別有用心，也懶得再說。

書中交代，這次由於亞密當寫了一封書約三音神尼比劍，便惹出許多是非來。原來當日沙哈洛路上看到亞密當來書，本不想和關外武林人生事。但經不起白泰官、王崇明二人的聳動，央她同往關外一行，順道拜訪孟氏三英龍、虎、鳳和陳家溝的太極子弟陳興明，這幾人都是關外豪傑，會知道亞密當是個什麼人。沙哈洛見女兒佛光已到了密勒池學技，心裡無所牽掛，因此回到三音大廟後，住了些時，便和白泰官、王崇明二人輕騎就道。

關外孟氏三英：就是大寨主獨角龍孟剛、二寨主剪尾虎孟強、三寨主雙劍鳳孟嫦；還有陳興明是孟嫦的丈夫。他們是關外名頭兒亮噹噹的義盜，手下數千人，大寨有三四處之多；最初黑山大寨在攻取黑獄的時候，給官兵燒燬了，他們便聯結寧夏邊境飛毛腿張繼那一股人，改在「大青山」設寨。不久王崇明、白泰官等一班俠士逃亡到大青山，孟氏三英把地方讓出，又到遼東邊境的「哈達嶺」成立大寨，他們兄妹三人，和雙劍鳳的丈夫陳興明，時常率領一隊人馬，在附近城鎮風捲殘雲一般出沒，殺的官軍叫苦連天。這次沙哈洛等一行抵達「哈達嶺」，孟氏兄弟知道三音神尼想一會亞密當，便派出手下，打聽亞密當近來的行動。不久便獲悉那亞兒約亞密當在八面城比劍，雍正派了巴里宗大喇嘛到長白山聘請葉赫下山，都一一探報回來。三音神尼和孟氏三英商議，怕巴里宗陷害布揚古，着孟氏兄妹跟蹤在後，想勸告布揚古不要替滿清効力。誰想大寨主獨角龍孟剛，給布揚古飛刀誤殺，三音神尼也因助那亞兒逃脫，王崇明急忙間打出柳葉鏢傷了亞密當。以後雙劍鳳孟嫦誓要報却兄仇，神尼三

人勸阻不得，只有尾隨着她。那天在臥虎屯便惹出一幕慘劇，冥冥之中似乎注定葉赫要死在孟强的蜈蚣鞭下，若果說到武功，那就剪尾虎孟强絕不是葉赫的敵手，但終歸喪在孟强手下，這不是奇怪嗎？

三音神尼自從傷了葉赫布揚古，心裡很是不安，又見孟氏兄妹二人，悲傷哥哥慘死。他們帶着孟剛的遺體，一行飛奔回到哈達嶺。沙哈洛勸解一番，等到孟嫦臂傷痊愈，便向他們兄妹告辭。道上沙哈洛還是忐忑不安，白泰官便道：「師姐，這番葉赫先殺了孟大寨主，二寨主替他哥哥報仇，又不是師姐親手把葉赫了結的，就算亞密當前來算帳，我們也有道理，師姐又何必難過呢？」沙哈洛黯然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當晚如果我沒有拿金砂打他，便不會受到蜈蚣鞭劈死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實由我而死，教我如何不懺悔呢？」白泰官道：「師姐眞是菩薩心腸，我也要奉問一聲，如果師姐不是拿金砂功把葉赫擊傷，孟二寨主恐怕也會隨他哥哥到地府去了。」神尼沒有答話。這天三人歇在一家鏢局，是王崇明的青龍會兄弟開設的，沙哈洛便乘夜修了一封書，託鏢局的人投到臥虎屯，她以爲亞密當是個俠士，看了定然釋去怨嫌，明白是雙方一時誤會所致。

亞密當離開臥虎屯瞬已半月，巴里宗大喇嘛幾人，望眼欲穿，亞密當還是沒有消息。巴里宗便和赤眉二人商量，怕亞密當在外面受了暗算，黃葉眞人也急着回武當山覆命，順道一探那亞兒逃到那裡去。巴里宗只得央請赤眉留在莊裡住下，他即日離開臥虎屯，回京向雍正覆旨。這天早上，巴里宗和黃葉眞人一同取道向關內進發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淸宮之內，雍正皇帝自孟麗絲走後，怕有刺客到來，便搬到圓明園裡駐蹕，王公大臣遇有要事，才到圓明園覲見。雍正御前十二名一級侍衞，早已調到園裡來，和神武營統領白振所

率的五百名紅巾武士，分佈在禁宮週圍把守；還有紅教喇嘛鐵臂禪師和飛龍僧二人，最得雍正寵信，紅教喇嘛手下，又有一班叫「血滴子」的便裝侍衞，每個人身上都藏有殺人利器，而且武功高强。有一天，守門的總管帶了一個藏僧進來，說要見巴里宗大喇嘛。這僧人年已花甲，一臉赤鬚，瘦弱如病癯曇，一身油垢僧衣，脚踏麻鞋。那守門宮監從來曉得皇上寵信藏僧，不敢阻攔，引他來到紅衣喇嘛的靜室。鐵臂禪師二人看這喇嘛並不認識，但看他大剌剌地坐下來，說是巴里宗的同門。鐵臂禪師聽說巴里宗在天竺國時，認識不少苦行頭陀，且見他遠道到來，身無長物，料不會是撞騙，只得把他留在園裡天王堂住下，暗中交帶侍衞人等，留心這僧人的行動。

這個怪僧人一睡就是幾天，也不見他吃東西，平時躲在廂裡，寸步沒有出過天王堂，守衞人等都覺得他的行動古怪。過了幾天，雍正要到碧梧書院批閱奏章，經過福海的白玉池邊，看見一個喇嘛僧人在玉砌上呼呼的睡着。一些御前侍臣嚇的一跳，剛才已經淸道一番，分明沒看見有人在處的。雍正已經見了，着把僧人叫醒過來。那喇嘛揉着雙目，在處瞪着雍正發呆。御前武士一聲呼喝，就要把他拏下來。雍正止着各武士，問道：「喇嘛是那裡來的？」僧人應道：「貧僧是西藏來的。」雍正不耐煩地道：「胡說！朕問喇嘛來此何幹？」僧人又道：「貧僧不是找巴里宗來的嗎？」雍正見他語無倫次，像是瘋瘋癲癲的，吩咐把他押起來，等巴里宗回來發落。喇嘛給武士牽走，臨行回顧雍正道：「皇帝不久便有驚恐，只有貧僧才救得你，」雍正當堂一瞪，問道：「喇嘛懂得相人氣色？」僧人道：「皇帝不要多問，三天之內，如果沒有朕兆，那時可拿貧僧出來斬首。」雍正半信半疑，又見他身上骯髒，吩咐統領白振拿一件僧衣給他換過，暫時關在天王堂裡，不許他在園裡亂闖。

雍正宣召紅教喇嘛鐵臂禪師和飛龍僧二人到來，問那怪僧人的來歷，都說不知。雍正只有傳諭十二名一級侍衛，小心防衛禁宮。他自己也把那一口明宮白金劍佩在身上，以防不測。過了兩天，還沒一絲兒動靜，白振和各侍衛都說那喇嘛說的不過是瘋話，想皇上免他闖駕的罪名便了。這天半夜，雍正在密佈機關的寢宮裡，外間敲了二鼓，還未入睡，宮門外守衛武士的橐橐步聲，不停地傳進來。

片刻，寢宮門外有人咳了一聲，雍正問道：「是誰？」門外應道：「奉旨來見。」雍正覺得這人是滿洲口音，有點納罕，且不見內務侍臣通傳。喝道：「侍衛何在！」立刻聽到有人回答一聲：「奴才在！」宮門呀的推開，錦帳一掀，一個黑臉漢子出現眼前，身穿滿洲武士黑外褂，濶腰帶，佩着一口短劍，目光炯炯。雍正知道有些不妙，但那漢子已一步來到面前，相距僅五六尺。他平生久經大敵，臨事鎮定，便道：「你是那裡當值的？彙夜進宮有何要事！」黑漢子道：「我要來找瓜爾佳賤婦，順便求皇上借小的一件東西！」雍正何等聰明，聽這漢子一提，立刻想道：「不妙！這廝定是



雍正手裡的烏金劍，倏地被那亞兒震落。



那亞兒了。」他知道要喊侍衛進來，那亞兒便會立刻動手，大家面對面站在咫尺之間，實在危險，只有尋求脫身之法。一面問道：「你就是那亞兒？朕已兩番派人聘你進京，今夜來得正好，究竟你想借用什麼東西？如果宮裡有的，朕都可以答應給你。」

那黑漢忽地抽劍在手，快如電掣，沉聲應道：「我要借用皇上的頭顱！」雍正眼觀八面，漢子肩膊一抬，便知他要出劍，連忙一個斜縱，後足飛起，把一張小几踢高，那漢子劍光一匝，如風剎到，紫檀小几砰的分為兩截。雍正已縱向壁間，暗門衝開，穿身越進，那扇門迅速彈回原位。這一剎兒，那亞兒欺身衝上，一劍投出，暗門剛好留下一線隙縫，那亞兒劍鋒挿進，發力一搗，全劍陷進，立刻使出外勁，沉腕削下，蓬地一響，門後的自動橫閂全給剎折了，一個飛身搶入。雍正剛掣劍在手，看見鐵門阻不着那亞兒，即時貼身壁間，緣牆一劍剎出，颼的一下從那亞兒背後戳過，袍脚裂去一幅。那亞兒大怒，龍形劍一起，疾施一勢「虬龍升空」，從下飛扎。雍正提劍封門，驀地撞上那亞兒的劍，震的他連退幾步。他們在夾壁裡面交手，這處是一條複道，寬僅四五尺，雍正使的又是一柄長

劍，不好施展。他連擋了幾劍，覺得那亞兒一手外勁，力逾千鈞，不好硬接，仗着身形提縱，着着閃開，但已危險萬分。那時守衛複道暗門的兩名侍衛，聞聲搶到，一雙劍凌空發出，越過雍正頭上奔向那亞兒。這兩個人是大內的二級侍衛，他們的劍才劈落，那亞兒早已低下馬步，提劍一盤，把兩口劍當堂震的彎曲，兩名侍衛也一起被拋到數丈之外，撞到壁間栽下。

雍正得二人一阻，抽身竄走，複道那邊還有一度暗門，忽然閃出一個蒙面人來，一劍撤出，擋着去路。雍正吃了一驚，忙的運劍一抵，還幸蒙面人的本領，橋手在自已之下，一劍招開，蒙面人將身障門，提劍把守，背後劍風劖到，雍正急忙回手招擋，一記「水中取月」，連消帶刺，怎知雙劍在下一交，那亞兒力沉勢猛，震的雍正虎口隱隱痠麻，那亞兒劍鋒貼着，運臂一剪，雪的一下刮切響聲，雍正手裡的一口白金劍閃電般飛起，墮在甬道上去了。那亞兒跟着沉劍掃來，劍光在雍正的脚下盤戳捲到。正是：

困獸猶鬥　生死關頭

第五回：花蝴蝶巧賺亞密當

紅山堡比劍訂良緣　三音池門拳驚中伏

且說雍正平日練就一手少林三昧劍法，身經百戰，都未曾受過剉敗，自從登了帝位，酒色傷身，內功已不及從前的修養，因此給那亞兒運勁一震，便把他手裡的寶劍震落。雍正在這生死關頭，驀地把全身縱起，貼着承塵（天花板）一翻，乘着落下的當兒，手裡捏着兩顆鐵丸子，嗤的向那亞兒打去。他這一手飛丸絕技，昔日從峨嵋派了因禪師那裡學來，發射時疾如流星，百發百中。那亞兒正在欺身衝上，鐵丸已閃電般射來，突覺背後有人把他向側一拉，就在這息間，鐵丸擦耳掠過，拍的打在甬道裡的鐵門，撞落地上。那亞兒回頭一望，扯他的人就是那蒙面漢子，已猜出是誰。雍正如燕子墮地，抓回他的劍在手，匝地撤出一記「彗星歸位」，劍光從下捲上。那亞兒怒從心起，一個箭步，把武當古劍向下一沉，「夜叉探海」，劍尖疾然下點，觸着來劍一抖一彈，又把雍正震得的手腕生麻，連退兩步。那亞兒更不怠慢，隨着去勢，劍鋒展開，如疋練般繞着打轉，把雍正的一口寶劍劖的刷刷作响，使他沒法喘過氣來，但覺劍光點點在他眼前飛舞，颯颯生寒，忙的連連退步，瞬已被逼到壁間。那亞兒吆喝一聲：「取你的命！」劍鋒疾捲，龍蛇趲動，撩着雍正的劍一剪，狠狠地向他的咽喉直刺一劍，颼的一聲，雍正把頭一閃，劍尖就在他頸旁刺進，直貫到壁間，深陷數寸。這一劍勁度十分，危險間不容髮，這當兒，那亞兒見一劍刺雍正不中，隨卽沉肘壓下，劍身架在雍正的項上，險象

環生，只要他輕輕一拉，雍正的頭顱便要剁下來了。

那亞兒像不想他死的那麼快，面上露出陰狠的笑容，目吐兇光，拿劍在他肩上一抵，雍正把頭微縮，那亞兒一脚飛起，把他手裡的寶劍踢落。喝道：「你這惡魔還想活下去嗎？」一聲未畢，甬道裡有人應道：「那亞兒，讓我來了結他。」以爲是剛才那個蒙面人，忙把眼向外一瞅，來的是個腌臢和尙，僧衣破舊，正走前來，不禁驚道：「你這和尙是誰？不要走近來！」僧人道：「那亞兒，你看淸楚我是誰！」那亞兒定神細視，眼光剛和僧人接上，驟覺打一寒噤。僧人從破衲下一掏，取出一柄晶瑩發亮的劍在手，對那亞兒道：「你的劍不成了，拿我這口寶劍殺他！」那亞兒一看自己手裡的古劍，不知怎的已經折斷了，一截劍身還揷在壁上，他手裡拿着的只是一個劍把，一時駭愕萬分。僧人已把劍遞過來，他一手接過，順勢向雍正胸膛刺下。說時遲，只見雍正不慌不忙，驀地一掌推出，蓬的一响擋在劍上，劍子立刻斷開，散落地上。那亞兒知道不妙，回頭一望剛才那蒙面漢子，已不見了，甬道的鐵門正打開，他將身一騰，待要向門外衝走，忽覺衣領給人一提，有人道：「你走什麼？還是把他殺了才走吧！」一看衣領給僧人抓着，連忙扭轉半身，一掌向僧人臍下劈去，才一舉手，腦後已給人使勁一按，全身驟覺痠痲，四肢像失了知覺，那僧人把他向地上一摔，回頭對雍正作禮道：「皇上聖安！貧僧來遲了，致聖駕受驚，還求寬恕！」雍正認得僧人就是前天在白玉池邊睡覺的喇嘛，他說過自己三天之內，定有災殃，如今果然應驗。當下答道：「聖僧何罪之有，你來得正好，可是那個蒙面賊子跑了。」僧人道：「皇上明鑒，這人是皇上的兄弟，他見貧僧到來，早已從秘道逃去了。」雍正暗想：這厮定是允禩，可惜喇嘛沒有把他一同抓起。便道：「聖僧佛法無邊，朕前天多有

冒犯，還求聖僧宣示法號，俾朕得以瞻崇。」僧人笑道：「皇上忘了派巴里宗聘貧僧來京嗎？」一句話令到雍正恍然大悟，忙向喇嘛作禮道：「原來是赤空三藏聖僧，弟子肉眼無珠，有失迎接！」

這時那亞兒四肢發軟，倒地不能動彈，可是知覺還很淸楚。他聽到雍正和僧人一問一答，知道這番進了陷阱，又見自己的一口武當古劍還揷在壁間，和尙把它拔下來，奉獻雍正道：「這口是武當傳下來的寶劍，請皇上把它收下來吧。」再看剛才給雍正打落的一口劍，那並不是一口劍子，地上只有一隻破僧鞋，弄開幾塊。不禁悲從中來，暗道：「我那亞兒難道就此喪命嗎！」

甬道火光亮處，湧進神武營統領白振和幾個一級侍衞；他們看到雍正沒事，一齊俯伏地上請安。宮裡隧道夾壁，本來有武士把守，剛才門外的兩名侍衞飛身進來護駕，都給那亞兒摔開了，甬道的鐵門又給蒙面漢子在內關上，外面的人便沒法衝進。白振率領御前侍衞從別處暗道趕來，因此遲了一步。這時看見牆角處倒着一個黑漢子，不禁大驚。雍正道：「這番如果不是聖僧到來，朕幾乎喪在賊人的劍下了，剛才還有一個蒙面賊人逃脫，你們快到宮外搜索去！」白振連忙謝恩，傯傯出外去了。雍正又命龍木公把那亞兒上了鎖，關在鐵牢裡，然後和赤空三藏一起出了夾壁隧道。紅衣大喇嘛鐵臂禪師和飛龍僧聞報，趕到寢宮，一看雍正和那怪僧人坐在一起，都上前稽首問安。雍正道：「兩位大喇嘛，這位就是瑪那薩羅沃池的聖僧赤空三藏，日前朕專誠派巴里宗大喇嘛入藏聘請，誰想聖僧中途遇了要事，未能一道來京，朕已是朝夕佇望，今夜蒙聖僧施出法力把刺客擒獲，兩位快些替朕上前拜謝。」鐵臂禪師一聽赤空二字，知道是密勒池高僧，一齊俯伏頂禮。雍正又命打掃園裡慈雲普護殿宇三楹，作赤空三藏的靜室。擾攘一番，已是天明，羣臣在宮門外羣集，請問聖安，不在話下。

原來雍正氣運當紅，命不該絕，那亞兒自八面城比劍後，得三音神尼和大俠白泰官暗裡相助，逃到城外，投宿一處民家，翌日起來發現床前留下一片字條，寫着：「北京相見，十四留言。」知道是十四皇子允禵約他晉京，便即日偬促登程。他想：「這次在城牆下救自己的，定是十四皇子，他約我到京裡見面，定是要向雍正魔王下手了。」

他進了居庸關，允禵果然在道上等候，二人見面大喜，那亞兒謝他在八面城相助，允禵曉到他誤會了，暗想當日自己沒有救過他，料另有高手幹的，可是不便當面說明。二人上了馬車，允禵說道：「北京地面你是熟悉的，如今雍正匿居圓明園裡，這裡守衛沒有紫禁城的嚴密，那一班御前侍衛都不是你的敵手，我們在宮裡有人接應，你可闖進禁宮，找着瓜爾佳這賤人羞辱她一番，出了這口氣，然後把雍正一刀了結，那時我便是未來清宮之主。」那亞兒給他說的心花怒放，二人在路上商量一番，路上早有允禵往日的親信部屬暗中接待，在京中住下。

那時清室還有好些是康熙朝代留下來的滿洲大臣，如隆科多、阿爾松阿、蘇努等，都是忠於允禩允禵二人的。御前兵馬總管岳倫岱，也是允禵的親信，這幾個人後來都給雍正斬首或充軍遠地，都爲此故。這時掩護着允禵和那亞兒，岳倫岱更給二人化裝成宮裡守卒，混進圓明園。允禵這一舉動，計劃週全，預料雍正定會死在那亞兒的劍下。

那亞兒見岳倫岱亮燈爲號，便從隧道走出，直闖寢宮，雍正給他逼到夾壁那裡，甬道出口已給允禵緊閉。這當兒，那亞兒一劍把雍正抵在壁間，雍正還有最後的一脚未出，這是少林派裡最厲害的「明尖腿」，在南方也叫「撐鷄脚」，像雄鷄撲擊時足爪撐出時相似。傳說昔日少林子弟「爛頭何」遁

跡到廣東香山，把絕技傳授唐家六，開南派少林的宗枝，爛頭何最獨到的就是這一記明尖腿，也有人叫作無影脚，一出便要取人性命，非到絕路時不輕易打出，但一直到黃飛鴻便沒有再傳了。因這一路脚法容易使人致命，怕習技的人一時不慎，以武焚身。這裡閒話少提，雍正料那亞兒斷不會饒他，正想打出一脚明尖腿，和那亞兒同歸於盡。忽覺耳畔有人說道：「皇帝不要動，貧僧來救你！」聲如蒼蠅，可是清晰入耳，立刻知道是武林高手「傳音入密」的本領，而這傳音的人自稱是貧僧，不像是鐵臂禪師和飛龍僧，卽時想到前天遇到的怪喇嘛，聲音也是認得。心裡剛才一定，那亞兒已把他手裡的寶劍踢落，轉眼間果然看見前天的喇嘛走進來，當堂知道有救。

只見喇嘛眼裡光芒一閃，那亞兒像失神似地呆視着。喇嘛從脚下脫了破僧鞋，遞給那亞兒，說是寶劍。那亞兒便像受了催眠似的，連自己握着的劍也放開，接過僧鞋向他抵過來。雍正暗暗驚奇，連忙一掌劈出，把僧鞋拍落地上，躍身上前追捕那亞兒，怎知喇嘛比他還快，眨眼間已把那亞兒抓起。

當喇嘛突然出現的時候，允禵正把守着地道的出口，鐵門後有人暗吹口哨，認得是岳倫岱的聲音，教他快走，偬忙拔關逃出，岳倫岱把他一手拉進另一度暗門，飛奔出了隧道，宮門外自有隆科多等人接應不提。經過這次舉事失敗，雍正不久便清除朝裡舊臣，大開殺戒，清代筆記「東華錄」裡，便有記載聲討十四阿哥允禵之罪和把岳倫岱等元老一起斬首，也就爲這行刺的事件而起。

書中交代，這個赤空三藏喇嘛，原是密勒池修密宗大法的高僧，和玄空三藏、法空三藏是同門。三十年前，康熙皇帝派兵入藏平亂，西藏喇嘛也分前藏後藏兩派，赤空出身札什倫布廟，和紅教大喇嘛有很深的淵源。那時他違背密勒池戒律，到南海和天南派的鼻祖紅雲比劍，施出密宗劍法擊敗了紅

雲。他曉得密宗的門戶十分嚴謹，犯了戒律的同門首先要把武功廢去，讓他不能再到外間惹事，然後指定一處遐荒地域，懺悔五十年，才能回到密勒池居住，赤空正在徘徊道上，便遇到紅教大喇嘛諸那二世，慫他暗助清兵一臂，將來前藏叛亂敉平之後，康熙皇帝定會賜封紅教掌理前後藏的政事。赤空凡心一動，竟隨同諸那一起行動，把黃教裡許多武技高僧收服，清兵火焚布拉達宮，這一次奠定了紅教後來的地位。這事傳到密勒池掌教的耳裡，便派玄空等幾個同門下山找他。赤空知道了，連忙逃到印度境裡，和婆羅門教的人混在一起。玄空三藏等人不想在別個國度裡招出是非，只有回到密勒池向掌教稟告。當日密宗掌教是「曼陀羅」，這個超凡入聖的高僧，相傳為龍猛菩薩的化身，曾到印度南部和各地高僧辯証佛法，稱為「金剛阿闍梨」。曼陀羅掌教入定一算，便明白赤空孽障未除，將來終有懺悔之一日，但自已已不能看到了，即把幾個弟子召到座前，吩咐他們不要再往訪尋赤空，將來自已圓寂，可到青海迎接師弟迦葉尊者回密勒池掌教，又囑五十年後，便有大智大慈大勇的三個後代弟子，到密勒池皈依，赤空不久也可以返本歸眞，覺悟回來。

赤空幾十年來，潛居西藏邊境瑪那薩羅沃池，還是和紅教喇嘛來往，上次雍正派巴里宗大喇嘛往聘他，中途給法空三藏拿青萍寶劍把他擊走，逃到青海伏匿一時，才進京見巴里宗。他是個行動怪誕的僧人，雍正見了他，一時察覺不出是個來頭甚大的喇嘛。自從這一晚顯出精神大法力把那亞兒抓起，雍正才知他就是赤空三藏，供奉在慈雲殿裡，每天到來參謁，尊崇備至。不日巴里宗大喇嘛也回來了，先把奉旨聘布揚古下山半途給三音神尼拿金砂暗算的經過，稟告一遍。雍正聽了不禁大怒，便問亞密當大俠為甚麼沒有同來？巴里宗奏稟道：「亞密當因急着往找沙哈洛妖尼算帳，因此沒有一道

前來見駕。」

巴里宗見赤空三藏突然來到清宮，一時驚喜交集。赤空諭道：「你們快稟告皇上，追贈葉赫布揚古一個爵位，好教亞密當感皇上恩澤，同時派人到蒙古把他接到京來，那時還有一個皇上要拿的重犯，可以捕得。」巴里宗依言奏上，雍正便追贈葉赫布揚古為寧親王，所有葉赫族人，一律頒賜准回原來地域居住。又傳旨賜亞密當五品巴圖魯職，賞賜寶劍一口，即日派出兩路快馬到奉天蒙古兩地，沿途探聽亞密當的音訊，把他迎返京來。

如今且說亞密當那天離開了臥虎屯，帶着一口黃龍寶劍，他想：「沙哈洛殺了我的師傅，她定是逃回三音池去了，我要看看她是否有三頭六臂的。」又念到這個蒙古人稱為三音神尼的師姑，不知是怎麼樣的人，可惜那天在八面城的城牆下只瞥眼看見一個白色的影子，連這人是男是女也沒看出。亞密當這時心目中，以為沙哈洛是個和關外尼姑一般的出家人，剃了頭髮，戴着露出禿頂的尼姑帽，而且是額頭起了皺摺的中年婦人，所不同的，便是懷有上乘的大漠武功罷了。

他對赴蒙古的路途十分陌生，只有取道到熱河，先入關內，然後沿着官道而行，這樣便不愁沒人作嚮導。不日他已從熱河抵達察哈爾境的張北地方，這處是來往大道，客商雲集的城鎮。當他走在官道的時候，發覺有一個老頭兒，騎着一匹紅鬃大馬，忽前忽後地隨他趕路，一連兩天都是隨着他走，不覺留心看老頭兒幾眼，心想：「我又不是帶有貨物在身，難道這老東西是關外馬賊，想向我下手嗎？」到了晚上歇宿，老頭兒又在店裡，住的客廂剛在他的隔壁。亞密當心裡思疑，在板隙找些空隙，向隔廂窺去。只見老頭兒取出一袋沉甸甸的小包裹，打開全是金子，數了一會，又復裹好了。

過了片刻，廂外有人敲門，咳了一聲。亞密當開門一看，原來就是隔壁的老兒，見了他立刻施禮道：「仁兄請恕冒昧，老漢是西涼人，這次到口外收賬，路上看見仁兄，很像是亞密當大俠，老漢久耳威名，所以特來拜謁。」亞密當看他不像有惡意，忙答禮道：「老丈貴姓？怎麼認得小的？請進來說話。」那老叟欠身進到廂裡坐下，答道：「老漢姓華，是寧夏販運皮貨的商人，多時來往關外地方，聽到大俠威名，且知道仁兄生得器宇軒昂，皮膚白晢，佩着一口黃龍寶劍，因此思疑是大俠來了。」亞密當只得說出身份來。問道：「華老丈要回寧夏去嗎？小的這番有事前赴蒙古，未知老丈可熟悉這一路途？」華老兒道：「原來大俠要往漢外去，那邊路途老漢每年也有前往收購皮草，却是認識，如果大俠不棄，讓老漢送到寧夏，大俠再沿賀蘭山向北走，便有大路通到蒙古去了。」

二人說話一番，亞密當吩咐店小二拿酒進來，和華老丈舉杯，酒酣耳熱，談的很是投機，才知華老丈也練過幾手武技，早年是西京一帶有名的獵戶，西北各地英雄，多有結交。亞密當對關內武林情形，不甚熟悉，華老丈說到往日一些名頭兒亮噹噹的俠士，像黃面怪客宗流、太極派王家兄弟，和雍正皇帝在江湖上闖的時候，也曾化名大俠尹青，在陝西一帶潛踪，聽的亞密當眉飛色舞。忽然問道：「老丈，那太極王的後代王崇明，是個怎麼樣的人物呢？」華老兒答道：「大俠問的是王崇明嗎？他是太極派的掌門人，如今正是青龍會的總舵主，很得武林人的敬重呢。」亞密當面色轉變，沉聲道：「老丈說他是個正派的人物，可是前些時他却幫助那亞兒，拿柳葉鏢打傷了我，這番小的正要前往找他算帳。」

華老兒驚道：「原來王崇明和大俠有這一段過節嗎？未知他為甚麼會暗助那亞兒？」亞密當便把

八面城門劍，三音神尼如何殺了他的師傅葉赫布揚古說了一遍。華老兒拍案怒道：「如果真有此事，那麼沙哈洛也太過了，怪不得大俠這番要往找她。」亞密當見老丈同情他，更是樂得交個朋友。二人直飲到深宵，才約定第二天結伴上道。

他們離開張北，沿着二道河入綏遠，橫過歸綏、包頭，走過河套地方，不日已到了寧夏邊境。亞密當見華老丈這兩天神色有異，行近賀蘭山地面，更是忐忑不安。禁不住問道：「華老丈，看你這兩天來心神恍惚，像有些驚惶，究是為了什麼？」華老兒囁嚅着道：「實告大俠，老漢這次携有二百両金子，前面賀蘭山有一幫了不得的江湖人，老漢怕逃不過他們的刼奪。」亞密當笑道：「我以為老丈愁的什麼，但憑手裡一口黃龍寶劍在手，任他是天下間什麼英雄漢子，除非不遇到便了，若然找到上門來，那是他們自尋死路！」華老兒仍是不安地道：「大俠沒知道賀蘭山的花蝴蝶嗎？這個女俠在西北地面，名兒和大俠一般亮的，聽說她的一手本領，除非不下手，否則從沒有人逃得出她的手下，因此老漢才會震驚。」亞密當答道：「我在關外從沒聽到這個名兒，老丈且說出她的本領來。」

華老兒道：「提到這個花蝴蝶，是賀蘭山有名的女俠，她雖然沒有在江湖上到處闖，可是在西涼地面，直到河西走廊一帶，常有她的足跡，出沒無常，專刼豪富巨官，不論那一處的鏢師，聽到花蝴蝶的名字先已胆戰心驚，遇着她勢難倖免的。」亞密當有點不悅道：「老丈說得她如此本領，我偏要會她一趟，未知她叫什麼名字？那裡可以找到她？」老丈道：「花蝴蝶的名字叫燕支，年紀不過二十幾歲，她姓什麼還沒人知曉，聽說她的寨子就在賀蘭山的紅山堡，手下有百餘個女卒，她善使一手蝴蝶飛刀，一發就是十二柄，大俠還是不要招惹到她，老漢寧願繞道避開賀蘭山，不要和她碰上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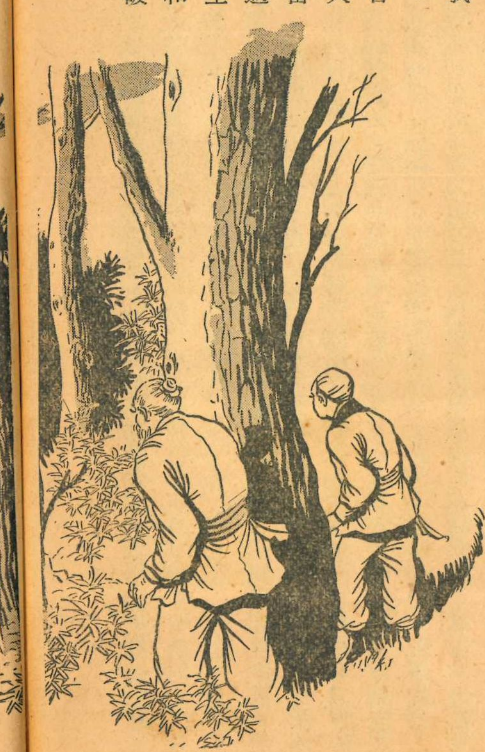
亞密當怒道：「不管花蝴蝶怎樣本領，我亞密當要見識一下她的蝴蝶飛刀，看能否抵得上我的一手。」立刻從刀囊裡抓出兩柄月牙飛刀在手，在馬上嗤的射出，只見光影一匝，迎風盤了一個大圓，復回到亞密當的手裡。華老兒見了喜道：「大俠有這一手絕技，這番花蝴蝶要倒在你的手裡了。」原來亞密當跟葉赫布揚古練習了旋風刀，已能夠一發一收，只是不能學布揚古拿氣功操縱，在空裡飛翔時帶有勁力，如果在空裡有東西撞着，便會墜下來，這全是功力上深淺的分別。亞密當練的未到爐火純青，要再練上幾十年，才能像布揚古的能在空裡隨意拐彎，取人首級。

第二天，走了一程，華老兒拿馬鞭向前面山麓一指道：「大俠，那邊就是紅山堡了。」亞密當一望，前面是賀蘭山脈，雄渾高峻，羣峰插天，山麓一帶密林，隱約有火烟上升。便道：「那裡就是花蝴蝶的寨子嗎？好得很！我們在日落之前趕到那林子去，只怕花蝴蝶不在寨裡，我們會虛此一行。」老兒問道：「大俠要殺了花蝴蝶嗎？」亞密當道：「我和她又沒怨嫌，不過老丈說她如此厲害，想我平生會過關外豪傑不少，却從未和有本事的女人交手，今番是破

題兒第一遭，我只要對一下她的威風便了，又何必了結一個女人的性命。」華老兒心想：「你還有點俠士的本色。」當下一揮馬鞭，兩騎如飛向紅山堡奔去。

紅日西沉，他們兩騎走進林裡，只見濃陰蔽天，飛鳥歸巢，二人下了馬，一路踏着殘葉走去，從林木空隙外望，山坡上一片紅樹，露出一幢高大的石房子，四邊建了望樓，建成像碉堡一般。華老叟道：「花蝴蝶就住在這石屋裡了。」說聲未罷，林外簌簌的一陣响，華老兒拉着亞密當一起伏下。這一瞥間，一條影子在林外飄下，在草坡上一縱，又再竄起，瞬又穿進面前樹林去了。亞密當眼裡看到的，是一個頭上紮了花巾的女子，容色艷麗，披風張開，連着雙臂，彩色斑斕，在空裡迎風展起，果然像一頭大蝴蝶，亞密當不知怎樣，這一眼令他心神搖蕩，華老兒牽他一下道：「大俠怎麼呆着了，難道見了花蝴蝶，後悔到這裡來嗎？」

亞密當搖頭道：「我那裡會害怕，但剛才瞥眼見了那女子，覺得她美麗得像個仙姬，我在關外從



一個披了花巾的女子縱身落下。

沒看見過有這樣漂亮的女孩子，所以一時發呆便了。」華老兒說道：「大俠既然覺得花蝴蝶可愛，那麼我們不如登門拜訪吧，她聽見大俠的威名，會接見我們也未定呢。」亞密當心裡雖然贊同，可是給英雄思想支配着理智，覺得男兒好漢不該向一個女子低頭，又得着華老兒跟前，不好意思改變了主意。當下答道：「這番小的一心要和她一比本領，既然來到了，便不好改變主意。」華老兒怕一時多言，也就不再說。

二人在暮色四合當中，把坐騎拴在樹下，向着山坡走去，進了紅楓樹林，一看那石廈建在山麓，朝着一大片草坡，綠草如茵，兩旁長滿了許多野花，愈顯得那幢石廈的美麗，像深山裡的神仙洞府。那時石廈的門緊閉，草地上看不到一個人影。亞密當道：「奇了，這地方不像是個女盜魁的巢穴啊！」說話未了，巨廈的門砰的一聲打開，走出十幾個英風凜凜的女子，她們頭上紮了花巾，額前結成一隻蝴蝶，全身花色短服，肩頭披風，五彩斑爛，連着雙臂，和剛才看到在林外出現的女子一樣裝束。她們分作兩行站着，口裡忽然喊道：「亞密當大俠快出來！我家姑娘華燕支有請！」亞密當正閃身樹後，聽了大吃一驚，心想：「花蝴蝶原來叫華燕支，她怎麼會曉到我來了。」回頭一望，華老兒已失却了踪影，心知中計。

正在驚疑不定，石廈的飄樓人影幌動，眨眼間躍下一人，正是剛才在林裡見到的花蝴蝶。她展開一雙翅膀，輕盈落到草地上，對亞密當躲處大叫道：「亞密當，聽說你是個英雄漢子，爲什麼躲躲藏藏的像見不得人！」亞密當給她一激，立刻輕身竄起，像火箭一般從楓樹林衝出，直到半空，才翻一個跟斗落下，疾若猿猴，輕如落葉，一忽便站在花蝴蝶面前，說道：「亞密當在此！」花蝴蝶美目向

他一瞟，微嗔道：「亞密當，你鬼鬼祟祟地到紅山堡來，難道你不懂得江湖規矩，胆敢登門造次！」亞密當也怒道：「華燕支，你好大的口氣，這番賺我到來，是何用意？」

花蝴蝶叱道：「你眞胡說，誰個賺你到來，可是你今天容易闖進來，却不容易闖出去！」亞密當知道花蝴蝶有意要他到來一較高下，自念一手劍法，未逢敵手，所怕的就是她和三音神尼是一鼻子通氣的，那時自已便會落在人家的圈套了。即時身形一縱，向後竄開，颼的掣出劍來，說道：「花蝴蝶，你要和我較量劍法，也得光明磊落，不要伏下同黨，暗箭傷人。」花蝴蝶笑道：「亞密當，你看我華燕支是什麼樣人，這裡就是我一個人，你放心使出本領來好了。」說了向左右喊出一聲：「拿劍來！」只見兩個女子手下獻上一柄劍子，花蝴蝶拔劍在手，一縷青光，和亞密當手裡的黃龍劍互相輝映。那時十幾個女卒站在外邊圍成一個圈子。花蝴蝶抱劍護胸，展開「金鷄獨立」的身形，說道：「亞密當，讓你先發劍！」亞密當看她神色鎮定，心想：「看她年紀比我還輕，料想不會有什麼獨門的武技，但我也不要傷她！」黃龍劍斜裡一抖，回答一聲：「看劍！」脚踏中宮，疾發一劍，劍風直射。只見花蝴蝶雙臂一張，如蝴蝶展開翅膀般，身子迎風轉動，手裡的劍揮出無數光影。他的黃龍劍一觸便給卸開，一股劍風，花蝴蝶的劍迅已剎到，來勢非常的勁。亞密當急的抽劍回擋，把內勁滲出，匝地向右邊一捲，花蝴蝶疾將馬步一低，劍鋒向下一沉，竟溜過亞密當的劍路，掠地掃出一劍，快如電火。還幸亞密當眼明手快，雙足一點，已竄身起在半空。暗想：「她的劍溜走轉動，車輪一般，不知是那一派的出手？」正想撤出一劍，花蝴蝶已撲身搶到，雙翅揮動，手裡短劍左右盤旋，挑、刺、戳、撩，左一劍、右一劍，劍尖撒出點點光芒。亞密當不敢怠慢，急擋幾招，覺得她的攻勢

疾如雨點，飄忽無定，一發卽收，沒讓亞密當有機會貼上。這樣來回了二三十個照面，亞密當已看出了花蝴蝶的出手，有點像武當派的九宮神行劍數，每一式含着左右兩面攻勢。當下將身一縱，竄起尋丈，花蝴蝶輕身上引，搶着一劍撩空，亞密當知道她身子一縱便要落下，連忙運勁劍尖，弧光一亮，閃電般貼着她的劍身，乘着落下的當兒，嚓的一下使勁壓落。一霎間，兩人一同落到草坡上，亞密當出手沉重，早已把她的劍交加按在地上，二人面對着面，屈了一足，鬥着內功，誰也不敢把劍抽出。花蝴蝶漸漸覺得手腕震動，給亞密當劍鋒透出的一股勁兒，滲到身上，一時面色通紅。亞密當笑道：「華燕支，你有本領的把劍抽出來！」花蝴蝶嬌喘細細，望着亞密當，突然棄劍不顧，將身一滾脫開，翻着腰子騰身縱起。亞密當不知是計，想把她抓起來戲弄一番，也隨着將身縱起，飛身追上。

花蝴蝶像是燕子投簾，穿窗逃回碉堡裡去。亞密當藝高人胆大，剛才看見她從這處飄身下來，料樓裡就是她的繡閣。心想：「你既招惹我來，我也要看看屋裡的秘密。」轉眼間已穿窗躍進，耳畔聽到砰的一响，窗口落下一道鐵門，眼看花蝴蝶在壁間一推，已閃入暗門去了。一看樓上全是石壁，剛才花蝴蝶躲身進去的地方，已給鐵門擋着，推了幾下，絲毫不動。不禁怒道：「華燕支，你施出詭計來賺我，這算是什麼？」只聽隔壁有聲笑道：「亞密當大俠，你不要發怒，華老頭兒是我的爹爹，他請你到敝莊來作客幾天，不會辱沒你吧。」

亞密當不禁氣結，細看室裡，陳設華麗，床鋪被褥，樣樣齊備，還有男人的襯衣、睡鞋。打開壁櫥，內裡藏着幾瓶美酒，還有兩盤燒鷄、滷肉，像是整備來招待他的。不覺十分奇詫，猜不到花蝴蝶是什麼用意。他搜索屋裡一遍，知道不容易走出，這時肚子裡着實餓了，索性拿出酒肉來，吃喝一

頓，便到榻上和衣睡着。

第二天，他醒來的時候，眼前景物又是一新，鼻裡嗅到陣陣芳香，一看自己躺在羅帳裡面，榻上香衾繡枕，全是女人用的東西。這間房子已不是昨夜睡的石室，帷幔低垂，忙的起床細視，自己身上不知那時穿上了一襲睡衣，他的黃龍劍和飛刀囊都不見了。正在驚疑，房門推開，走進一人，就是華老頭兒，他的神色十分鎮定，望着他微笑。亞密當怒道：「華老頭兒，你把我賺到這裡來，究是什麼意思？花蝴蝶究竟和你有什麼關係？如有隻字支吾，我定不會放過你的。」華老兒對他一揖道：「大俠請恕老漢無禮，華燕支是我的女兒，這番請大俠到來，原是一番美意，只怕大俠不肯光臨，所以道上用計相賺，還求見諒！」亞密當見他卑詞厚禮相對，反覺不好意思。問道：「你們父女究有什麼事見煩，不妨直說。」

華老兒坐下來，低聲道：「大俠這番是不是要找蒙古妖尼算帳，小女願意相助一臂，不過……」他沒再說下去，亞密當已猜中了他的意思。故意問道：「我和令嬡素昧平生，爲何願意相助？」老兒歎了一聲道：「小女華燕支，今年二十二歲了，平日誓言要得一個天下英雄，才肯委身相事，老漢這番有事到關外去，無意中看見大俠和那亞兒比劍，覺得像大俠這樣一個出色的豪傑，正是小女的配偶，因此道上相賺，昨宵小女受挫你的劍下，也佩服大俠的本領，願意委身相從，特叫老漢到來道達眞意，只不知小女能否獲得大俠的垂靑，答應老漢這頭親事？」亞密當聽了，面上一陣紅。暗想：「原來華老兒看中了我，他的女兒也着實不錯，昨天初次見面，便覺心旌搖動，難道我自已也愛上了她？」當下答道：「老丈一番厚意，小可正是求之不得，可是如今師仇未報，說到婚事一層，還要等

小可把那蒙古妖尼殺了，然後和令嫒成親。」華老兒聽了大喜，即時取出寶劍交還，又道：「小女得大俠不嫌醜陋，可說得三生石上，早有前因，大俠這番到三音池，小女定陪同大俠前往，向妖尼沙哈洛問罪。」這天華燕支和亞密當相見，二人都羞人答答地，沒有作聲。華老兒借故離室，亞密當偸看華燕支一眼，見她今天穿的又和昨日不同，身上一件湖水縐短襖，才蓋到臍下，腰繫一襲百摺花裙，纖腰一握，蛾眉入鬢，英爽明朗的面上，帶着一些端莊之態，知她雖然是個江湖女俠，也不是那些妖蕩女子可比，不覺心頭一陣溫馨，上前低聲道：「小可昨天冒犯了姑娘，還求饒恕！」華燕支低頭不敢正視，嬌聲答道：「還是大俠手下留情，我二人都有不是，從今勿要說了，大俠打算幾時啓程？」亞密當道：「姑娘聽禀，聽說那蒙古妖尼武功了得，還是讓我一個人前往吧。」華燕支道：「大俠何出此言，今後我二人生則同衾，死則同穴，患難相共，那裡會由你獨個兒前往冒險。」亞密當從來沒受過女子的憐愛，聽了心頭一陣子甜蜜。華老兒已推門進來道：「你兩人還是這樣稱呼做甚，以後燕支就叫大俠作兄長，大俠也呼她燕支吧。」

亞密當在紅山堡住了幾天，和華燕支二人情投意合，已沒有初時的陌生了。亞密當記着報仇，這天和華燕支一起登程，沿着賀蘭山向北進發。花蝴蝶在西涼境內，沿途的居民都對她十分崇敬，路上食宿和飼養牲口，都有人照料，不久已進入蒙古的腹地。

那時三音神尼沙哈洛，自關外回來之後，即閉門靜坐。白泰官是個好動的人，見沙哈洛悶悶不樂，也就告辭，入京和女俠呂四娘見面去了。太極手王崇明和沙哈洛是叔嫂之親，看見她愁眉不展，又怕亞密當會來復仇，便留居三音池畔一所別院住下，每天到廟裡陪她說話解悶兒。沙哈洛跟前，還

有一個徒兒佛明，就是洪雁兒皈依後的法號。王崇明住的別院離大廟七八里，每天要走過湖岸的一條大道。這天曉霧未散，湖上一片迷濛，他在岸上練了一回太極本門十三勢的柔功，聽了三音大廟的鐘聲遠遠傳來，知道這時廟裡的修士正做着早課，自己不好意思到廟裡擾人家的靜修，於是在湖畔林子下散着步。

忽然腳步聲响，林裡閃出一個年輕女子，身穿花色短服，紮了頭巾，不像是本地的婦女，正在定神望着他。一會，那女子發聲問道：「王舵主，好早！」王崇明暗暗詫異，她怎麼知道自己的姓名，還稱作舵主，難道是靑龍會幇中兄弟的女兒，從前見過自己未定。於是應道：「姑娘好早，我眞善忘，連姑娘的名字也記不起了。」怎知女子嚓的一下從披巾裡拔出劍來，迎面一幌，道：「王崇明，原來你躲在這裡，今天看你還能用暗器打人嗎？」一劍撤出，隨風剁到。崇明沒有携劍在身，連忙雙掌一分，把太極本門的掌法推出，雲手一撥，閃電般探到女子肩膊上一帶，把她持劍的手肘震開，劍鋒立即斜裡剁過。女子給他空手拆了一招，不禁柳眉倒豎，嬌叱一聲，轉身一劍橫戳。崇明看到她出手狠辣，不敢硬接，連忙將身斜閃，後足一低，驀地踢出一腳來。女子正欺他空着雙手，欺身貼近，一時躲避不及，當堂中脚，向後倒栽，連劍也脫手飛開了。

王崇明從小練就太極本門十三勢柔門出手，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。當女子翻身仰仆，崇明一個箭步，打算抓着她，問是什麼來路的人。一瞬間，女子手裡一揚，便有一簇東西飛出，像是一羣蝴蝶般，嗤嗤發聲飛到。林裡霧氣還重，只看到影子閃閃發亮。崇明知道是一種連續的暗器，要接取時，不是一時可以全部捏着，急的把身子向地上一滾，一連翻着避開，忽覺臂膊上一陣風刮過，如刀切一

般，心知不妙，一看身旁墜落幾枚薄片的暗器，外形似一隻蝴蝶，兩翅鋒利，就是剛才女子射出的東西，臂上已給劖了一個傷口，血涔涔下。

他連柳葉鏢也沒有帶在身邊，這時只有掩着臂傷，翻身逃走。耳畔又聽到有人喝道：「王崇明，你看我是誰！」樹後又躍出一人，個子高大，白凈面皮，認得是亞密當，當堂一愕。隨即轉身答道：「亞密當，你來得正好，沙哈洛師姐有話要對你說，你不要動手。」亞密當手裡寶劍一幌，狠狠地罵道：「你這厮休想花言巧語來騙我，前些時我中了你的柳葉鏢，傷痕還在，今天你休想逃命！」一劍掠出，勁風捲到，王崇明忍痛縱起，劍從他的脚下戳過。王崇明一邊叫道：「且休動手！」說還未罷，嗤嗤風响又到，只覺雙脚給無數利刃刺中一般，全身栽落地上。亞密當一個箭步，黃龍寶劍已點到他的身上。原來女子在後又射出一手暗器，崇明顧着躲避亞密當的一劍，竟然沒有防備，雙足已中了幾處蝴蝶飛刀，劖中了筋絡，再沒法支持不倒。

那女子走過來道：「兄長不要立刻殺他，且把他綑起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亞密當道：「這厮本領非凡，不要讓他逃去。」女子又道：「兄長不要躭心，我拿武當禁閉穴道的秘訣，封了他的氣門，七天之內，他再動不




王崇明顧得躲避亞密當的劍，冷不防蝴蝶鏢已打中腿部

得。」她一劍挑開王崇明的衣襟，運指在他頸後連按三下，跟着一脚點在脊髓骨末端，痛的王崇明喊出一聲，即時昏去。亞密當撕下衣襟，替崇明裹紮好傷口，放在馬背上，二人上馬飛奔。

走了一程，亞密當問道：「妹妹，爽快地把這厮一刀結果了，再找那妖尼算帳，豈不省事？」花蝴蝶答道：「哥哥何必殺他，我們先把他帶回紅山堡去，設法交給官兵押到清宮，他是朝廷要緝拿的重犯，如今哥哥還沒答應到京當職，便先立下這個功勞，將來定然得到皇上的重用。」亞密當道：「妹妹雖然說得有理，可是我們把這厮帶回紅山堡後，來回又要十多天，豈不便宜了沙哈洛妖尼嗎？」說話之間，前面塵頭大起，一隊人馬如飛奔來。塞外地方全是平原，一望無際。亞密當自服了千年人參後，目窮數十里，他早已看出那一隊人是官兵，一面黃龍旗隨風飄舉。不覺詫道：「清兵為什麼派到塞外來呢？」再細看時，前頭還有一隊女兵，穿的

正是蝴蝶花衫，當堂喜道：「妹妹，你的娘子軍帶領官兵來了！」

人馬行近，華老頭兒和紅山堡的女卒，在前引導。那隊兵馬是駐守寧夏的八旗精兵，隨行還有御營禁軍，擁簇着一名欽差，高捧聖旨。見了亞密當，便一齊下馬。欽差是宮內總管馬哈齊，高呼道：「亞密當接旨！」華老兒忙拉亞密當跪下，聽馬哈齊把聖旨宣讀。跟着謝過了恩，馬哈齊把寶劍和五品巴圖魯服，賜給亞密當。華老兒說道：「馬欽差沿途訪查大俠的行踪，路過紅山堡，遇到老漢，才作他們的嚮導前來。」亞密當看到官軍披掛整齊，馬哈齊不過宮裡一名小總管，已是如許威風，心裡有點羡慕，後來竟入宮當職，都爲貪圖功名富貴而起。

馬哈齊見亞密當把王崇明捉獲，心裡自是歡喜，便要請他把犯人一起押回京裡覆旨。亞密當道：「稟告馬大人，小的還要趕到三音池把妖尼殺了，給我師傅報仇，然後才能到京任職，替皇上効力。」馬哈齊道：「這妖尼武功十分了得，大俠還是隨本官回京謁見聖上之後，多帶宮裡武士前來，才是上策。」亞密當答道：「馬大人雖然一番好意，可是小的憑一手劍技，斷不懼怕這個蒙古師姑，求大人先把犯人押解回京，路上小心有人刼奪，還是要緊。」馬哈齊和華老兒見勸他不得，只好把王崇明縛在馬上，又留下一部精兵，在漠上駐紮，給亞密當接應，當天一隊人折返原路去了。

亞密當和華燕支兩騎向北飛馳，到了傍晚，遠遠望見三音大廟，時候還早，路旁有許多蒙古包，牧民正把牛羊驅返柵欄。二人下馬，到蒙古包外向牧民討些飲料。蒙古包裡一個中年婦人出來，向二人施禮道：「客官路上辛苦，請進包裡稍坐，讓小婦人替兩位餵過馬匹。」亞密當看這蒙古女人，頭上蓋了遮陽帕，覆到眉頭，看來年近四十，却還面容秀麗，妙目含輝，纖手如玉，膚若凝脂。花蝴蝶

暗暗讚歎，自問雖在妙齡，也比不上婦人的風采，想她少時候定是個艷若天仙的美人兒，不禁有點嫉意。亞密當也呆着注視那婦人，花蝴蝶生氣道：「哥哥給她一點銀子吧，讓她們早點餵過馬匹，我們還要趕路呢。」婦人忙道：「客官不要賞賜，敝族人招待來往貴客，從來不受酬謝的。」說話間一個漢子走來接過馬匹，婦人讓他們進入蒙古包，內裡也頗清潔。婦人倒了兩盞羊乳奉上，問道：「客人是臥虎屯來的大俠嗎？」亞密當吃了一驚，立刻拉劍出鞘，向婦人一幌道：「你是否沙哈洛的耳目？快些說來！」婦人神色不變，應道：「這裡所有蒙古人，都是沙哈洛的兒女，客人殺得幾多個呢？」亞密當一呆，花蝴蝶把他一拉道：「她儘是奸細，我們走罷！」

兩人縱身出了蒙古包，兩匹馬已停在門外，連忙上馬，遠看一條影子，在半里外展起草上飛小提縱輕功，一起一落地向三音池飛走，認得就是剛才帳裡的婦人。亞密當道：「我們給沙哈洛戲弄了，剛才的婦人就是她。」忽見花蝴蝶的馬背上，掛着一塊花巾，一看她的披風不知那時已給截去了一幅。不禁怒道：「妖尼欺我們太甚！連你的披風也割下來了！」拿馬鞭一挑，把取過花巾在手裡一看，巾上寫了一行字道：「誠心引咎，共釋前仇，廟前恭候！阿檀娜拜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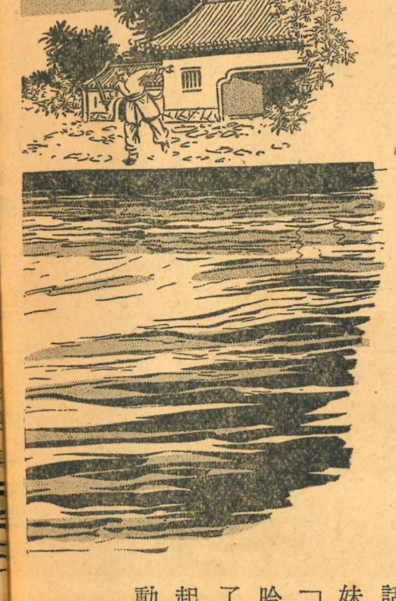
亞密當看了道：「妖尼還敢在處花言巧語，想我二人饒她，的是可惡。」花蝴蝶想了想，遲疑道：「她要是加害我們，適才把蒙汗藥放進羊乳裡，不是可以賺倒我們嗎？看來或有別情，想向我們表白。」亞密當笑道：「妹妹究是女人心腸，不要給她一時騙倒，她殺了我師傅，還有什麼釋嫌可說。」一催馬鞭，疾向三音廟奔去。

原來沙哈洛還未曉到王崇明中伏被擒，她聽見牧民走報，有兩騎人馬在湖畔來往逡巡，行動詭

秘，因此化裝蒙古婦人，在蒙古包裡等候。果然看見亞密當同一個女子經過，看女子的打扮，猜她就是賀蘭山的花蝴蝶華燕支，心想：「這兩人合在一起，今後更加如虎添翼，還是約他們到三音廟來面釋怨嫌，免亞密當替滿洲人効力，才是上策。」又怕亞密當疑心她心存畏懼，因此施出大漠神功，把花蝴蝶的披風裂下一幅，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本領。誰想亞密當在臥虎屯時，沒有收到神尼的一封悔罪書，這時又那裡明白神尼的用意呢。

紅日西沉，晚霞輝映，亞密當二人趕到湖岸，果然看到大堤上站着一個全身白衣的修士，當風屹立，衣袂飄飄，遠看像觀音大士下凡。亞密當心裡驚疑，臨近細視，正是適才蒙古包裡的婦人，只見她容光四射，映着湖水，更見得莊嚴聖潔。不覺想道：「原來她不是個剃了頭髮的師姑，她的道行定然不淺，但為什麼會把我師傅殺斃呢？」

這時耳畔聽到一種女人的聲音傳來，說道：「亞密當大俠，請把怒火捺下來，靜聽小尼幾句說話。」他向花蝴蝶問道：「燕支妹，你聽到嗎？」花蝴蝶答道：「我沒聽見什麼呀？」亞密當沉吟道：「又是沙哈洛弄的玄虛了。」一躍下馬，和花蝴蝶一起奔到大堤上，三音神尼還是不動。亞密當揮動黃龍劍，高聲叫





暮色蒼茫中，神尼踏着柳枝，瞬已輕身遠去

道：「沙哈洛，前些時我約你到臥虎屯比劍，想不到你竟然施出卑鄙陰險的手段，暗算了我師傅葉赫老人，今天我特地前來報仇，你還有何話可說？」

沙哈洛聽了，轉身過來，躬身合十道：「亞密當大俠，請靜聽小尼解釋，尊師當日無意殺了孟剛大寨主，他的妹妹要替兄長報仇，火焚貴莊，小尼勸止不及，誰想尊師誤會我等是那亞兒的一黨，拿飛刀傷了孟嫦三寨主，又把孟強二寨主淩空攫起，小尼一時着急，打出金砂，尊師受傷倒下，給孟強鞭劈送命，事後小尼懺悔負罪，難道大俠沒有看見小尼奉呈的書函嗎？」亞密當以為沙哈洛砌詞掩飾她的罪行，自己從未接過她的來書，分明是奸詐之詞。不禁怒道：「今天你狡辯已遲，我不是個小孩子，那會信你的說話，我且問你，那亞兒和我比劍，和你們有什麼干係？却要從中作對，你的同黨王崇明拿柳葉鏢把我暗算，險些兒喪在他的手上，難道這也是誤會嗎？」沙哈洛估不到亞密當有這一問，當堂語塞。神尼當日救出那亞兒，無非不想兩雄相厄，給雍正各個擊破，亞密當未讀過詩書，氣量淺窄，自然不曉到武林裡排難解紛的道義，神尼並不是有意幫那亞兒和他作對的。

神尼又再合十道：「這點是王崇明出於無心的，還求大俠海量汪涵，小尼替他請罪便是。」花蝴蝶在旁，攙着亞密當道：「哥哥不要聽她一派胡言，怕其中有詐未定。」亞密當疑心頓起，驀地提身上縱，劍光掠空撤出，疾向神尼劈落，眼前白衣幌動，神尼隨風起在半空，衣袖一揮，捲出一股勁風，吹的亞密當身軀浮動，暗說一聲：「好厲害！」神尼已閃身堤邊柳樹之下，對亞密當道：「大俠不要動手！小尼不願和你再結怨嫌，就算大俠怎樣相逼，小尼決不還招。」亞密當怒道：「既有今日，當初你何故要下毒手？我不上你的當，看劍！」這番劍隨身轉，把絕頂輕功施出，身軀像飛鳥一般掠空疾起，一記「排雲取月」，劍如電火，劃過空間隱隱有隆隆的音响。三音神尼知道亞密當這一劍來勢極猛，才會把空氣劈的發聲，立刻全身拔起，雙掌分開，驟然一合，亞密當的劍已是如風剎到，忽地拍的一震，似乎給電火劈着一般，震的全身飛開。這是沙哈洛所發的掌心雷，她的雙掌一合之間，射出一股勁風，把亞密當震落地上。神尼已置足池邊，手裡折下一枝柳樹枝，對亞密當道：「大俠請息雷霆之怒，如再相逼，恕小尼失陪了。」亞密當驀地將身斜竄，黃龍劍宛似飛蛇一般，向前衝出。神尼一個跟斗縱起，亞密當的劍如流矢從她脚下穿過。暮色蒼茫中，神尼展起「海鷗掠影」，翻落水面，亞密當喝道：「妖尼休想逃走！」手裡兩口旋風月牙飛刀，如燕子張翼一般飛出，直向神尼項下橫戳。沙哈洛拿着柳枝迎空一掃，兩枚飛刀瞬已墜進水裡，跟着把柳枝放下水中，展出登萍渡水輕功，在池上滑着飄身。花蝴蝶生氣道：「饒她不得！」雙手一揚，左右兩掌每邊打出十二枚蝴蝶飛刀，嗤嗤發响，看去像是一羣飛蝗飛襲到神尼身上。這蝴蝶飛刀是金錢鏢的變相，雙翼鋒利，十二枚疊成一起，打出時就像天邊飛雁，一枚跟着一枚，速度如閃，點點光影，瞬已打到。說時遲，沙哈

洛在水面轉過半身，衣袖一拂，竟把廿四枚蝴蝶鏢吸進袖裡，看的亞密當有點駭然。

烟波浩瀚，神尼踏着柳枝，隨波遠去，隱約一點白色影子，漸漸湮沒水光之中，二人不禁嗒然若喪，上馬離開三音池。

夜色四合，忽見草原上萬盞明燈，忽明忽滅，兩人飛馬馳過，原來無數牧民，都把蒙古包拆下來，驅着牛羊向樹林裡遷徙，見了他們走過，都喊道：「客人不要前行了，大風就要刮起，沙漠再走不得！」亞密當記起還有清兵紮在數十里外，約過接應。當下揮鞭急馳，走到半夜，一看清軍已拔營去了，不免徬徨失措。天邊烏雲密佈，遠望沙塵障天，風勢從北吹來，漸漸猛烈，未够半個時辰，二人已陷入風沙中，馬兒狂嘶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正是：

不測風雲　天時劇變

第六回：闖宮廷七俠遭強敵

亞密當輕身擒女俠　金圈子單刀會魔王

且說遼東劍客亞密當和「花蝴蝶」華燕支，乘夜奔返原路，擬會合駐在漠上的清兵；誰想趕到駐地時，漠上正刮起大風，那隊接應他們的八旗精兵已拔營離去。正在徬徨無計，沙漠上的暴風吹的更烈，沙礫捲起，混天漆黑，連方向也辨不出來了。這時馬兒嘶叫着狂奔，沙石打到面上，不能開目，一陣風沙罩下，馬蹄陷進沙裡，好容易才掙扎得出，看看就要葬身風沙之下了。

亞密當心想：「剛才草原上的牧民，已警告不要前行的了，眞是後悔不聽他們的說話。」忽聽花蝴蝶驚叫一聲，已給一陣狂風吹下馬鞍，栽在沙陷裡。那匹馬奪命狂奔，一瞥卽杳。亞密當扣緊馬韁，翻身躍下，把花蝴蝶抓起來，二人伏身馬背，冒風前奔。風勢像排山倒海，那匹馬有點不受控制了，突然前足舉起，把二人一齊掀落馬下。

亞密當緊抱着花蝴蝶，在沙礫上滾了幾滾，勉強站起來，拿披巾掩蓋了面，佝僂着前行，沒走得幾步，又給一陣狂風捲來，把二人吹倒。正在絕望關頭，隱約看見遠遠兩點黃光，忽明忽滅，狂風怒吼當中，聽到有人喊出「亞密當」的名字。二人在沙塵籠罩當中一望，來的像是兩騎人馬的影子。正是苦海明燈，絕處救星，連忙高聲回喊道：「啊呀！亞密當在這邊！」一連高叫幾遍，那光影漸走近來了，是兩個高大的影子。

原來這不是馬匹，是兩頭沙漠上的大駱駝，奇怪的就是駱駝背上沒有人坐着。那巨獸的項下懸着一盞小風燈，外面又圍着一塊白布，光線暗淡。兩頭駱駝停下，才見駱駝腹下鑽出一人，渾身穿上皮衣，頭上風帽只露出兩個眼目，見了亞密當和花蝴蝶，更不打話，一把將二人扯到駱駝面前，原來駱駝腹下用毛氈紮成一個睡窩兒，兩邊繫着無數繩子，像吊床一般。那人提着二人的衣領向駱駝腹下一送，都鑽進窩裡去了。那人也走回前面去，一樣鑽進駱駝腹下的窩裡，呼啦一叫，駱駝便冒着風沙奔跑。亞密當二人躲在氈窩裡，溫暖舒服，外面風沙刮刮的响，駱駝愈奔愈快。二人驚魂稍定，花蝴蝶喘息着道：「哥哥，我們命中有救，不知剛才那個漢子是什麼人？」亞密當道：「他儘是草原上的牧民，見我們陷進風沙裡，才冒險趕來相救，這種人煞是難得。」

駱駝是沙漠上的靈獸，牠知道風向，會趨避風勢，同時四足走慣沙漠，不會陷進沙裡，還能够黑夜裡辨出方向。不够一個時辰，兩頭駱駝已走出風力中心，緩下步來。亞密當花蝴蝶二人才安定一些。漸漸看到山坡起伏的暗影，地上不時有些草根生長着，知道已走出了沙漠地帶。

天上現出魚肚白色，前面的駱駝突然停着不走，那穿了皮衣的人又鑽出來，對亞密當道：「大俠，這處離清軍駐地不遠了，過了前面土坡，便看見營寨了。」亞密當和花蝴蝶躍身下地，向那人一揖道：「我們拜謝好漢活命之恩，但不知好漢怎會曉得在下的名字？」說了細看那人一眼，覺得這個穿上皮衣的人，面部掩在風帽之下，看不出他的本來面貌。只看出他的身子不甚高大，雙目却烱烱有神，丰儀秀逸。那人已回答道：「小人是草原上的居民，適才沙哈洛神尼奔到來，着小人趕來尋覓大俠的行踪，救出險境。」亞密當訝道：「是沙哈洛嗎？她為什麼會派你前來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沙哈

洛神尼說過：她不再和大俠結仇，這次算是她對大俠的一種贖罪行為吧。」亞密當還是不高興道：「沙哈洛殺了我的師傅，就算她這番派你來救了我們，也不能了却此一段寃仇，將來我還要找她決鬥。」那人把眼外望，沒有回答他的話。亞密當一摸身上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，便把腰帶的金押鏇取下來，遞給那牧民道：「這東西聊表我二人感謝的微意，他日若再相逢，只要看到這個金鏇，定不忘今日活命之德。」那人接過在手，一揖拜謝，頭也不回，駕着駱駝去了。

亞密當和花蝴蝶走過山坡，果然望見清軍的營幕，像是剛駐下來的。二人一路走近，昨天的旗兵標統望見，喜的走上前來相迎，才知清軍見颶風刮起，昨夜已拔營來到這裡。當下休息一宵，翌日全隊起程向玉門關進發。走了一程，面前飛馬來到，傳來雍正一封上諭，說那亞兒已給抓起，着亞密當即日兼程晉京。亞密當不敢怠慢，又探到前天捕獲的王崇明，已由禁衛營的武士隨同欽差押解到京。於是兼程入關，沿途都有地方官接待，不日已抵達直隸境。（註：往日河北省名叫直隸）

那天一行來到正定縣境，宿在驛站，亞密當住的是上房，花蝴蝶另宿在官眷客廂裡，這驛館是官舍，守衛森嚴，更闌人靜，樓頭响了一陣衣帶風，亞密當還沒闔目，一骨碌躍出帳外，已看到窗外人影一閃，有人低聲喊出江湖口語道：「合字上的朋友，弗要動手！」轉眼間一個道士穿窗竄進。亞密當已認得是武當派的黃葉眞人，昔日自己在八面城受了王崇明鏢傷，夜裡那亞兒突然來到尋仇，幸得老道相助一臂。亞密當見了喜道：「眞人深宵駕臨，怎麼知道小可在此？」黃葉一把拉住他道：「大俠，你曉到那亞兒已經被捕嗎？」亞密當應道：「小可在路上接到聖旨，才曉得這事，清宮裡究竟有什麼能人，能够把那亞兒一下子拏起呢？」黃葉道：「貧道初時也覺得奇怪，當日清宮派了龍木公等

幾個外家高手到白銀海招降，也給那亞兒殺得狼狽逃返。後來貧道暗地一查，才知清宮裡來了一位紅教大喇嘛，這人是藏邊瑪那薩羅沃池潛修密宗的高僧，如今作了雍正皇帝的上賓，這次那亞兒進宮行刺，就倒在這喇嘛的手裡哩。」亞密當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可惜小可沒趕得及來京，親手把這廝拏起，好洩日前給他聯同沙哈洛妖尼暗算的一口鳥氣。」黃葉心想：「他還是誤會三音神尼殺了他的師傅，深恨未忘，看來沙哈咯當日馳書告罪，他定然沒有知曉，這事除了巴里宗和赤眉之外，便是我一人看到，何不趁這時告訴給他，解釋一下。」想了便問道：「大俠這番到塞外去，究竟找到沙哈咯報仇嗎？」亞密當把路上情形告訴黃葉一遍，又說在賀蘭山遇見花蝴蝶華燕支，得美人垂青，委身相侍，後來華燕支怎樣用蝴蝶飛刀擒了王崇明，如今已押送回京。黃葉聽了連忙向他道賀，心裡却暗吃了一驚。原來太極派出源於武當張三峰，後來才獨立門戶，「太極王」的兒子「雲中劍」昔日和黃葉的師傅紫陽道長交情甚好，如今老道聽見王崇明落到雍正手上，那有幸免之理。又想到女盜花蝴蝶，出身崆峒劍派，這一派的武林子弟，雖和武當派同屬道家，可是積不相容，以往花蝴蝶屢次和武當派的人作對，已有過很多的「過節」，如果嫁了亞密當，將來對武當派的人定不會有什麼好處。

黃葉眞人這次冒夜相訪，都爲着取回那亞兒的龍形劍譜。當下借意打探道：「大俠決意入宮作滿清的官兒嗎？」亞密當答道：「小可原意是聽我師傅主意的，誰想他老人家到了臥虎屯，便慘遭妖尼殺害，他臨死還留囑我要找妖尼報仇，如今皇上兩番派欽差相請，小可心恨妖尼和白泰官等人，幇同那亞兒來和我作對，因此已領旨進京。」說了把案頭供着的一口寶劍取過來，對黃葉道：「這口寶劍是皇上賜給小可的，是一口切金斷玉的好劍。」黃葉心裡立刻有所感觸，說道：「大俠這次進宮，

貧道正有一事奉託。」亞密當聽了道：「道長是小可的救命恩人，究有何事見委，何妨直說。」黃葉答道：「當日貧道對巴里宗大喇嘛獻議，求皇上下旨聘請尊師葉赫下山，就因那亞兒盜了武當派的古劍和龍形劍譜，想你們師徒二人把他拏起，給皇上立下大功，那時敝派也可得回那一口古劍和失傳的劍訣了。」

亞密當沒待他說罷，面上露出遲疑之色道：「道長見囑，小可自然効力，可是那亞兒被捕之後，那口古劍和劍譜未知落在那裡，萬一皇上看中了，恐怕不容易討回來。」黃葉便道：「大俠不必躭心，貧道當日已和巴里宗大喇嘛說好了，只要大俠向皇上稟告，大喇嘛從旁說項，皇上定然徇你二人之請，把這兩樣東西給回敝派的。」黃葉本來想把沙哈咯留書的事，對亞密當說出眞相，但又怕巴里宗知道，疑心自己立意破壞他們的計劃，因此終沒有出口。

二人說話之間，宮門砰的打開，走進來幾個清宮武士，爲首的一人正是神武營統領白振，後隨着巴里宗大喇嘛。黃葉眞人一時愕住，待要開言，巴里宗已瞪着他問道：「黃葉道長，剛才和亞密當大俠說些什麼？」黃葉知道他出了誤會，連忙作禮道：「小道來給大俠道喜，順便告訴他，那亞兒已經被拏禁起來了。」巴里宗陰笑道：「怕不這樣簡單吧！如今是深宵時份了。」黃葉給他說的不好意思，白振上前一把抓着，叱道：「大俠這回奉旨進京，你是什麼樣人，敢深夜走進官舍來，鬼鬼祟祟的在處幹麼？」黃葉一時不知所措，亞密當見了忙止着白振道：「這位官長不必生氣，道長確是前來和小可道賀的，沒有別的意思。」白振見亞密當說情，才把黃葉放了，喝道：「你這老東西還不快滾！」一把推出門外。黃葉一肚子氣，本想動手，又碍於亞密當在旁，祇有恨恨離去。

白振和巴里宗二人，這番奉了雍正所遣，到來迎接亞密當，巴里宗疑心黃葉把他毀滅神尼來書的事揭穿，含恨心裡，後來便弄計把黃葉陷害。他們一行人不日快馬抵京，亞密當入宮覲見，雍正走下御座來，拉着亞密當的手道：「大俠是滿洲人，這番効力本朝，朕心非常歡喜。」亞密當見雍正如此厚待，果然受了籠絡，連忙跪下道：「奴才得皇上恩寵，今後定當粉身圖報。」雍正即日委他充御前一級侍衛領班，這職位是先日神劍手李來風的出缺，統率着御前一班侍衛，地位還在白振之上。

雍正那時供奉赤空三藏在圓明園裡，和幾個紅教喇嘛一起訓練血滴子，如今又得亞密當入宮，隨侍在身旁保護，心裡愈是安慰，便把一年來思念孟麗絲的心情，漸漸淡忘了，性子也沒有前些時的暴躁。他想起了各處地方，還有不少反抗清室的武林俠士，因此派出血滴子到處偵查，後來便興起了無數次的大獄。

太極手王崇明給押到清宮，雍正傳令把他禁在天牢，和那亞兒關在一起，每天問口供，要二人供說白泰官和甘鳳池等人的下落。可憐這兩個俠士，已給笞得遍體鱗傷。這天牢是雍正新建的鐵獄，專用來禁閉和他作對的有本領的人物，從前甘鳳池被囚的是地下室，雍正覺得不够嚴密，便聽信飛龍僧的獻計，築了一個石塔，高十餘丈，外圍三重鐵門，石塔最頂的一層，才是禁閉犯人的地方。這一層裝設一具活動的鐵房子，像現代電梯一般，把機關轉動，鐵籠可以降落到底層，塔頂密不透風，祇有底層一個出口。石塔之外，築了螺旋天梯，守衛武士就在塔外巡視，任你本領怎樣高强，再也逃不出這一所天牢了。

這時赤眉道人已從臥虎屯回來，雍正見他前些時奉命把年羹堯賜死，這番又和巴里宗獻計聘了亞

密當入宮，對老道另眼相看，即日封他作了國賓，和巴里宗等人平列。赤眉心滿意足，對雍正奏道：「聖上洪福齊天，這番得到密勒池聖僧到來鎮壓叛逆，如今叛賊王崇明和那亞兒都已就捕，聖上何不把這兩個反賊拿出正法，好教餘黨畏懼。」雍正掀鬚笑道：「朕從來算無遺策，這番王崇明落網的消息，不久便會傳到外面去，這逆賊不少同黨，像沙哈洛妖尼等奸徒，定會偷進京來營救，那時便把賊黨一網打盡，道長到時看看朕的手段吧。」赤眉跪下頌揚道：「聖上神機妙算，貧道十分折服，聽說赤空三藏精於密宗大法，聖上何不召他到來，一占賊黨幾時落網。」雍正頷首道：「國師沒有提起，朕也幾乎忘了。」

赤空三藏即日來到寢宮，亞密當隨在一起。雍正命他一占氣運，看看反抗滿清的逆賊，要到幾時消滅。赤空啓奏道：「聖上請赦貧僧直言，貧僧這番入宮效命，已把三昧盡斂，免使密宗同門探悉貧僧的所在，因此不敢運用慧眼，察看未來，如今祇能誠心起一神課，或有應驗。」說了着內監擺設香案，雍正焚香頂禮，赤空念誦咒語，袖中起了一課，頓時神色有異。雍正忙問道：「聖僧占得休咎若何，不妨照課解說。」赤空稽首道：「聖上洪福齊天，這七天之內，會有七煞之災，因有百神呵護，到時有驚無險！」雍正有點不安，又問道：「聖僧算得應在何方，對朕不利的是什麼人？」赤空奏道：「這點恕貧僧占不出，惟求聖上出入小心，叛賊便難下手。」雍正想到前次那亞兒闖進深宮行刺，事前赤空三藏已是前知，心裡相信不疑。又念自御極以來，幾番受到亂徒暗算，何不再請赤空算一下今後的安危。當下把意思說出，赤空再施神算，沉吟一會，對雍正道：「聖上今後還要身歷五次驚險，最近應在七天之內，賊人不會得手，還受到拿捕，將來一次刀下逃生，最爲危險。」雍正半信

半疑，回顧亞密當白振二人道：「你們聽到嗎？過幾天是皇考昇遐的日子，朕要回到乾清宮祭奠，午後還要到天壇去，到時留意奸徒混進，不可大意！」

這時候，清宮裡的一班劍手，已從各地挑選了許多武技能人到來，比從前神劍手李來風，喪門劍謝伯言任領班時人才更盛。雍正本人是個武技大行家，自然考驗出各人的武功，分作三個直轄單位。由紅衣喇嘛主持的叫「血滴子」，這一班等於今日的特務，專幹探取秘密和暗殺的行動，「血滴子」懷有種種殺人的手法，都是藏僧傳授的功夫。第二個部份是原日禁衛軍的變相，康熙朝代裡稱作御林軍，設有神策營，由納蘭德性統率。到了雍正登極，挑選了校塲武生入宮，着八俠士傳授武技，增設了神武營御前巡檢。這些武士肩披紅巾，襟上綉了黃龍，鑲了護胸鐵甲，服裝鮮明，和神策營的禁軍一同守衛禁宮，由白振任統領。這兩部份人祇是清宮武力之一，和御前侍衛又有分別，昔日神劍手在處時，御前劍手分作三級，領班是李來風謝伯言二人，編成兩隊。到李來風二人離去，雍正覺得這些御前劍手，關係自己性命的安危，因此下令各省總督，挑選武技能手到來。川陝總督岳鍾琪和兩湖總督高其佩，派了八名武林高手進宮。這八人中，有兩個出名的人物，一個是南派無極劍的成名人物，綽號「點點紅」于成龍，這人的劍法在兩湖坐了第一把椅子，劍鋒過處，交手的人滿身劍傷，點點殷紅。一次給長江幫幾百個帮會好漢包圍，他的一口劍如風捲掃，一半人倒在劍鋒之下。另一個是崆峒三友中的二師哥莫人俊，精於「奇門劍法」，出手獨特。雍正在校塲裡考驗過莫人俊的出式，命二龍山雙俠和他對手，祇鬥了十個回合，旦氏兄弟已給莫人俊挑去了頭巾。其餘的六個人，也不是等閒之輩，不過比起清宮一級劍手，還是比不上，雍正一律賜他們充當三級侍衛。

于成龍，莫人俊進了淸宮，不久亞密當也來了，雍正把御前劍手重新編整：亞密當是一級劍手的領班，底下是廻龍嶺的鐵杖眞人、猴拳和尙、龍木公、雷天賜、二龍山雙俠旦夕、旦明、滇南毒龍鞭薩氏兄弟薩猛薩捫、梅花棍名手金鐘六、龍行劍關家三傑，共是十二名。于成龍是二級劍手領班，莫人俊是三級劍手領班。還有封作國賓的四人，鐵臂禪師、飛龍僧、巴里宗，同掌宮裡紅教上苑。赤眉道人掌了圓明園的三淸觀，算作宮裡道教的主持。祇有赤空三藏，因爲來頭太大，而且說過不能露出身份，雍正祇有作他客卿一般相待，見面時也無須行拜跪之禮。

過了幾天，是康熙駕崩的忌辰，雍正回到紫禁城內，沿途守衛得鐵桶一般。亞密當穿了武士服裝，跟隨雍正左右。這天因皇帝要到天壇，永定門內外，早就鳴鑼淸道，紅巾武士刀槍耀目，雍正御輦行進當中，肅靜無嘩。一班護駕隨員，直到雍正回到宮裡，才舒了一口氣，大家欣幸整天沒有事故發生。

天已入黑，宮裡燈火亮起，如同白晝。亞密當進來請旨，雍正道：「你們站了整日，已是累了，今宵守衛禁宮，就由于成龍和白振二人輪值好了。」亞密當叩頭退出，雍正想起多時沒有到淑妃鈕鈷祿氏那裡，吩咐內監預備軟轎，打道到坤寧宮去。

御輦給八名內監舁着，白振率領二十名武士前導，跟着是五六名親隨總管；輦前薩猛薩捫兄弟，這兩個身軀矮小，渾身黑炭般長滿黑毛的好漢，原是白夷部落大猛龍土司的兒子，使得一手好鞭。還有龍行劍世家關家三傑，關虎、關豹、關彪，腰佩三尺六長劍，兄弟三人都生得個子高大，威風凜凜，在兩旁保護着。御輦後就是「點點紅」于成龍，帶領了十二名二級劍手，一路向坤寧宮行進。這

裡是內苑要地，閒人不許闖進，經過一道長廊，兩旁大樹，長廊外是一片白石天階，對着一幢小佛閣。御輦剛走出長廊，面前一陣輕微的劃空音響，嘶的射來，前頭兩個照路宮燈一忽兒熄滅。白振驚惶叫道：「有刺客！」一聲未畢，廊廡盡處，瓦上一縷黑影縱落，篷的一聲把御輦的華蓋揭去。雍正長日耳聽八方，眼觀四面，剛才嘶風聲響，已知是暗器射出，這時驟覺一股風捲落，連忙一彎腰子，掀開垂簾，箭一般竄出，一個跟斗縱過轎夫頭上，飛身伏下。于成龍拔劍出鞘，說時遲，廊瓦之上突然躍下二個影子，迅速兩旁散開，其中一個像是女子，乘着衝身落下的當兒，一根丈六長鞭匝地掃到，把御輦一捲，連八名轎夫一起摔到半空，那轎子在空裡連翻幾下跟斗墮落。當下事起倉卒，動作又非常之快，好些侍衞都看不見雍正竄出來，以為他還在轎裡，立刻一起衝前救駕。祇有白振眼看雍正縱出，立即搶身上前發劍，向剛才二個刺客剟出。一霎間樹上光影閃動，金刃嘶風，一簇三寸來長的飛劍，隨風射來，白振運劍急擋，怎知飛劍蝗虫似的，拐着彎子從旁戳到，白振喊出一聲，臂上已中了飛刀。就在這時，樹上一個瘦長的影子飛身落地，身輕如燕，手裡一根鵝眉戳，就向雍正面前札落。這一連串的動作，全是電光火石般的快速。還幸雍正這幾天來，把白金寶劍佩在身上。當下一個急竄，看準刺客的鵝眉戳剟到，回身施一記「夜叉探海」，劍尖向下一沉，壓着鵝眉戳力劊一下，嚓的一响鵝眉戳已給剟去一截。刺客抽身後縱，雍正一個箭步，身子一低，連隨展開排山急刺，劍光去勢，有若波濤滾滾，眼看刺客就要中劍。眨眼間，又有一條人影縱下，鐵扇一揮，把他的劍盪開。雍正定睛一望，這個是崑崙劍客中的諸葛元。手裡一把鐵扇，正展出「蝴蝶雙飛」，向自己左右剟過來。雍正大喝一聲，白金劍匝地捲起，諸葛元鐵扇斜揮，來回轉動。于成龍正保護着白振，見雍正和

刺客交手，立刻欺身殺到，一記「游龍戲水」，劍光震盪，把諸葛元的鐵扇觸的瑟瑟作响。諸葛元毫不驚懼，身形起落，總沒讓于成龍貼上。

雍正躍身圈外，知道來的就是崑崙七劍友，不覺有點驚惶。一看那邊十二名二級劍手，已有七八人受傷倒下。粉面仙姑白素常手裡一根長鞭，如龍蛇飛舞，紅巾武士衝到，她的長鞭一挺一捲，便像骨牌兒一般倒地。關家三傑力擋着華山嶽，也佔不到上風。幾個御前內監，已慌作一團，口裡乾喊着「快來保駕！」

雍正定一定神，細看剛才給他劊斷鵝眉戳的漢子，却是萬里穿雲小葉羌。心想：「亞密當和龍木公都不在，要趕來怕是遲了，不如跑到小佛閣暫躲一下。」雍正本來自己的一手武功，還在七劍友之上，不過現時已是身居萬乘之尊，非到危急關頭，那肯拿命兒來冒險。

佛閣相隔不過五六丈，他輕身一縱，幾個箭步已進了大門，一看閣內琉璃燈高照，供殿上寂無一人。突覺背後砰的一响，大門關上，轉身一望，不知那時走出一個李逵一般的大漢，手裡一對雙鋒大板斧，高聲一喝：「魔王！今天取你的命！」這個正是黑面玄壇谷永淸。板斧掄起，雍正的劍已從下剟出，一縷淸光，看看已戳到黑漢的腰下，驟覺劍身中途叮噹响了兩下，當堂一震卸開，兩顆彈丸在地上溜溜地旋轉。雍正閃身一望，屏風後躲着施復明，連珠彈子又再射出。雍正伸手接着，轉身回射，黑面玄壇縱身上前，雙斧一擋，把彈丸撞落。雍正飛身跨到閣上，這小閣四面窗子，正想竄出，眼前金光幌動，神座後一連串的金圈滾滾飛出。這金圈四週鋒利，射出時在空際旋轉。雍正知道七劍裡的金圈子岳長虹躲在神座之後，他是七人中的大師哥，連忙展起穿雲劍法，劍隨身走，穿空一匝，

把金圈都套在劍上。岳長虹已竄身擋在窗前，雍正怒道：「岳長虹，當日朕饒你等七人回去，說過不得再到清宮來，今夜竟敢進來行刺！看看你等七人就要給我的侍衛抓起。」說聲未罷，黑面玄壇已奔到閣上，一斧向雍正劈下。雍正一脚跌翻神案，擋了一斧，當堂劈成兩橛。岳長虹喊道：「谷賢弟，且勿動手！看魔王有何話說。」又對雍正道：「你這魔君，孟師妹現在那裡，我們今天特來向你討人！」雍正抱劍護身，回應道：「啊！你們都誤會了，孟麗絲離開清宮多時，朕正四處派人尋她，都沒下落。」

岳長虹正在遲疑，雍正看到時機，揑着一把彈丸在手，穿窗竄出，岳長虹要追時，嗤嗤的飛丸打到，他把金圈子一撥，鐵丸溜落地上，雍正已施展出燕子追雲絕頂輕功，飛身落地。這時粉面仙姑和鐵扇子諸葛元，已把薩猛兄弟劈傷倒地，于成龍戰着華山嶽小葉羌二人，一口長劍把他們困在劍光裡，脫身不得。諸葛元見雍正從佛閣衝落，喊道：「魔王在這裡！」鐵扇一擺，凌空縱到，鐵扇轉的颯颯生風，像朵朵烏雲罩下。雍正一想：「這七人中最難應付的是諸葛元，且教他知道我的手段！」白金劍弧光亮出，長虹般直射到諸葛元面前。白素常見雍正來勢甚勁，拿長鞭捲在半空，一記「雲龍擺尾」，搭着一捲，一刹間把雍正的劍繞着，諸葛元鐵扇展起，一股風迎面拂到，鐵扇像鵬鳥的翅膀，閃電般在雍正額上剎來。

正在危急關頭，突來了一簇飛鴉，黑暗裡看不出是什麼，只覺疾如飛鳥投林，一瞬便到。諸葛元扇子一揮，勁風把黑影掃開，白素常在後，正在拉緊鞭子，黑影向她手臂撲到，一陣劇痛直透心脾，雍正乘時把劍一甩，連鞭奪去，說時遲，半空人影滾落，亞密當一陣輕烟似的來到，黃龍劍從半空劃

着大圓，掩護着雍正。剛好諸葛元站得最近，亞密當長劍再起，穿空打匝，諸葛元的鐵扇觸上劍光，立刻剎成片片飛散。

雍正見亞密當突如天神下降，喜的喊道：「快把叛賊拏起來！」說還未罷，花蝴蝶從廊下躍出，一劍奔向白素常，華山嶽見粉面仙姑丟去鞭子，急竄上前保護，怎知亞密當一縱數丈，凌空一把擒拏手攫落，竟把華山嶽抓到半空，粉面仙姑手臂受傷，要救已來不及。

亞密當抓着華山嶽，摔在地上，已蹟的半死，關家三傑一湧上前按着。這時候，紅巾武士如潮水般包圍在外，岳長虹知道走了風，一聲暗號，火光中飛劍射出，如流星飛墜，都向雍正面前射來。亞密當長劍疾起，撤出一團光影，保護着雍正。紅巾武士和趕來救駕的血滴子，也把暗器放出，發聲汪汪，亞密當怕傷了雍正，仗着身體不怕刀傷，挾着雍正縱起，恰似汽球一般，瞬已飄到瓦上，幾起幾落，已失了影踪。

崑崙七劍餘下六人，仗着一手飛刀，無人敢近，終於衝出了包圍，逃離禁宮，只有一柱擎天華山嶽給亞密當摔昏之後，立刻被武士拏起，乘夜囚禁天牢。這一趟亞密當初立大功，還把刺客捕獲，雍正驚魂稍定，才問他怎會知道消息趕來。那時清宮侍衛，都在東西值房兩處住宿，亞密當和花蝴蝶剛在西值房裡，聽到後宮金鉦敲響，知有變故，好在還沒卸裝，他一手拉着妻子華燕支，展出急行輕功趕到坤寧宮，救了雍正一命。

雍正傳諭把擒獲的刺客解來親訊，華山嶽是個性如火烈的漢子，見了雍正破口大罵。雍正一躍下座，飛出一脚，把華山嶽直踢到殿外。亞密當忙跪下奏道：「聖上請息雷霆之怒！讓奴才把賊子一劍

了結，好教其餘的叛徒喪胆。」雍正怒氣稍平，對白振道：「昨宵還有六個賊人漏網，你們傳令出外，限三天把餘黨緝獲，一起正法。」白振連聲接旨，把華山嶽押返天牢。一面傳諭京畿守卒，九門提督，限三天把賊人拏到。

三天期屆，京城捕頭守卒，和神武營紅巾武士，一起出動，還探不出刺客的踪跡。白振急了，暗和巴里宗商量。巴里宗道：「赤空三藏還在圓明園住着，我們何不前往懇求，指出刺客伏匿之所。」白振聽了大喜。二人趕到赤空的靜室，把來意表達。赤空三藏閉目入定，一會才開目道：「你們要緝捕的人，本領高强，如今還匿在京裡，這事要對皇上奏告，才能動手。」白振即日回稟雍正。雍正經過前天的危險，愈信赤空的法力，連忙回到圓明園，見了赤空便道：「那天幸得聖僧預先警告，朕有寶劍隨身，幸而沒有遭到危害，可惜聖僧沒有隨朕回宮，致使逆賊漏網，還求聖僧指示賊人藏身之處。」赤空三藏念了一句「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！貧僧如果把崑崙派劍客的地方說出，將來也難免惹出煩絮。」雍正不明他的話裡玄機，問道：「聖僧法力無邊，就算替朕把崑崙派逆賊拏得，也何所懼！」赤空三藏嘆了一聲，道：「皇上對貧僧如此隆情招待，貧僧也顧不得後果了。如今崑崙派六個劍客就在姓朱的武狀元家裡，還有武林名手聚在一起，皇上如要把他們制服，定要派出大內高手前往。」

雍正訝道：「聖僧所示，難道武狀元朱蓉鏡也是亂黨？他是陳閣老的姻親，怕不會和反賊結交吧？」赤空三藏微笑道：「皇上依址搜查，自有分曉。」雍正不能不信，即日傳令御前一級劍手全部出動，由亞密當指揮。花蝴蝶華燕支自那天大展身手，雍正看見她的暗器發得精奇快捷，即日賜她充

了御前女總管。當下又派出一隊血滴子潛伏朱蓉鏡的府前，另由白振帶領紅巾武士包圍街道，守衞得鐵桶一般。

書中交代：這番崑崙派七劍客重到禁宮，原是要一會遼東劍客亞密當的。他們自前年闖進清宮找孟麗絲算帳（故事見龍虎恩仇記），後來各自回歸故鄉，約定兩年後齊集關東鏢客施復明家裡叙面。這次趕到遼東，聽說亞密當約三音神尼比劍，他們對沙哈洛傾慕已久，大家趕到臥虎屯，才知道三音神尼和白泰官等已闖下亂子，葉赫布揚古送了命，亞密當已離開遼東。他們只有回到關內，聽到孟麗絲眞的和雍正分手，瓜爾佳氏作了妃子。岳長虹聽了大怒道：「孟師妹武功蓋世，一時給魔王迷惑，委身相侍，我們念在同門之誼，前番放過了他。如今孟師妹突然出走，說不定遭了魔王的毒手。」諸葛元答道：「大師哥，我想不會的，孟師妹武功在魔王之上，未必敢把她殺害。」岳長虹道：「我住在濱邊日久，知道藏僧有殺人滅屍的毒鴆，，孟師妹沒有回到崑崙，其中定有蹊蹺，我們還是到京裡探個究竟。」

金圈子岳長虹是大師哥，六個人都聽他的命令，即日一行趕到北京。立刻聽說遼東大俠已入宮當了劍客領班，還把太極手王崇明從塞外拏返。諸葛元和王崇明昔年訂交，加盟了靑龍會，便道：「王崇明是王家太極派的掌門人，我們站在武林道義上，也要援他一臂的。」他們混進京城，決意夜探清宮，一試亞密當的本領。

他們七人的武功，金圈子岳長虹，粉面仙姑白素常，鐵扇子諸葛元三人最好，如果合三人的武技，可以敵得雍正的一手三昧劍法；可是比起亞密當來，他們七個人只能交個平手。亞密當因服了千

年人參，輕功綽絕，除了當年孟麗絲之外，武林裡很少有他這樣成就的；就是昔日王春明的「八步趕蟬」絕頂輕縱，比起來也見遜色。七劍中萬里穿雲小葉羌，練的是「草上飛」急行身法，扒山越嶺，如履平地，若說到高來高去，騰竄起落，便比不上亞密當的本領。不過七劍所練的崑崙飛劍，是武林裡絕技，厲害無匹，所以那晚闖進清宮，華山嶽被擒之後，他們六個人還能夠衝出武士的包圍。

他們逃出紫禁城，黑面玄壇谷永清性子爽直，突然嚷道：「好兄弟，老四剛才栽下了！我們怎能由他送命，你們不去救，我老五回去找亞密當拚煞這條命兒吧。」諸葛元縱身過來，掩了他的口道：「五哥，這裡離禁城不遠，到處都有守卒，不要大聲大氣的。你知道六妹受了傷，我的鐵扇給剜毀了，三師哥的鵝眉戳也削斷了，門下去只有多幾個人失手，也救不出華四哥的。」谷永清忽然垂淚道：「這樣看來，老四儘是沒命了。」金圈子岳長虹哄他道：「五弟不要傷心，老四雖然失手，但魔王不會就拿他殺了的，他還要把我們兄弟一窩兒緝拏呢。」

正走之間，前面一條人影，在屋上竄出，岳長虹一聲暗號，六個人四散分開。那人急縱前來，沉聲道：「來的可是崑崙朋友？」是個女子的聲音。岳長虹應了一聲，原來這女子是呂四娘，前番七劍友到清宮救出獨臂老尼的時候，大家結交。諸葛元道：「估不到呂姊姊在此。」呂四娘道：「這裡不是說話之所，請隨小妹到屋裡來吧。」

六個劍客跟着她躍進一幢巨廈，樓閣幾重，像個王公府第，都感到奇特。呂四娘把他們招呼到屋裡，叫了一聲：「蓉哥，真的是他們來了。」室內走出一個漢子來，臉色紫棠，眉宇英爽。四娘給各人引見道：「他就是小妹的當家朱蓉鏡。」各人才恍然記起。呂四娘自那次給沙哈洛傳書，不久便到

了邛崍山八蜡廟，叩見她的師傅獨臂尼，住了些時，便向獨臂尼請命，回京和朱蓉鏡成婚。呂四娘固然心愛朱蓉鏡，他是個文武雙全的公子，和甘鳳池有同門之誼。以往甘鳳池誤會他是滿清的貴族，後來什剎海計賺孟麗絲的一趟，是朱蓉鏡擺計的，還掩護着各俠士的行動，因此都贊同呂四娘嫁給他，利用朱蓉鏡地位，暗中活動。

朱蓉鏡道：「各位兄弟，現時城牆已佈滿守兵，剛才快馬通傳，說刺客七人闖進禁城，小弟已猜到是你們來了。」六人應了一聲，岳長虹把聽到王崇明已押解來京的消息說出，呂四娘大驚道：「小妹只知道亞密當進宮，王兄幾時落了網的？」這一晚，大家苦思拯救王崇明華山嶽二人的計策，還是沒有結果。

第二天，朱蓉鏡出外探聽消息，回來便道：「城門內外現已圍得水洩不通，紅巾武士正按戶搜查逆黨，各位還是不要輕身外出。」六個人聽了，繞室徬徨。呂四娘安慰他們道：「各位兄長，現時清宮戒備森嚴，小妹已託人探查王兄等關在那裡，等有消息到來，才好行動。」

這天晚上，天階上一聲响，躍下一人，是個農婦打扮的女子，口裡叫出一聲：「呂姊姊！」四娘驚道：「是冒蓮妹妹嗎？」那女子扯去頭巾，露出秀髮，正是女俠冒蓮。一面道：「好險呀！我扮了病人躲在車裡進城，幾乎給驢兒搜出這東西呢。」颼的從懷裡抽出一口短劍在手。又道：「我師傅過兩天也來了，小妹先來一步。」呂四娘喜道：「沙哈洛來京嗎？」冒蓮點首道：「她這番為要救出王崇明兄，還要約一個人同來，不久便可趕到了。」當下又把亞密當到三音池的事說出一遍。

岳長虹等六人本想冒險再探清宮，救出華山嶽，但聽說三音神尼日間就會抵京，只得耐着性子等

候。瞬又兩天，冒蓮也等得心急，便對朱蓉鏡道：「姊夫，讓我到外面一探消息，如果亞密當沒有在禁宮，我們今夜前往天牢刼出王兄二人。」朱蓉鏡道：「妹子還是等多幾天，你師傅到來自有主意的了。」冒蓮向來說幹便幹，四娘曉到她的性子，便對朱蓉鏡道：「你和她出外走一趟吧，若果探到了消息，日落之前快趕回來，我們再計劃行事。」

冒蓮化裝作成跟隨，朱蓉鏡駕車，一同出門去了。等到二更，還未見回來，呂四娘心裡忐忑不安，獨個兒在樓頭盼望。正在凝神思念，驟覺一股風竄入，眼前出現一個瘦長漢子，身穿清宮侍衛服色，手裡一口亮晶晶的長劍。呂四娘叱道：「你是誰！」她心裡已知道凶多吉少，故意一問，乘機揑着一把龍鬚針在手。那漢子道：「我就是亞密當，奉了皇上之命，請姑娘入宮一行。」呂四娘更是一愕，隨即時彎腰低頭，作禮道：「原來是……」只說得三字，手裡十幾管龍鬚針嗤的射向亞密當，她以為定然給自己暗算了。怎知轉眼之間，亞密當一幌便消失了影子，腦後來了一股風，有人笑道：「你真會弄把戲的。」知道亞密當在身後發劍，連忙雙足一踩，展出「喜鵲過枝」的躍步，躲過一劍，轉身拔劍還招，身形縱起，一記「珠簾倒捲」，向他身前橫戳一下。只見窗外人影一閃，像鷹子般撲進，叫出一聲：「呂飛紅，原來你作了狀元夫人，老身還沒和你賀喜！」眼前一根黑黝黝的東西，呼的一聲掃到。呂四娘認得是龍木公的聲音，覺得手腕一震，全身退了幾步。

龍木公衣袖一拂，虬龍杖從袖子下再度劈出，這番呂四娘不敢硬擋；把頭一低，連隨閃到柱後，龍木公的鐵杖隨風劈到，篷的一响劈在圓柱上，屋頂桁桷震的斷了幾塊，和沙泥一起落下。呂四娘乘烟塵障目的一刹兒，飛身縱出，置足楹前一看，不禁叫出一聲「苦也！」原來牆頭屋背，都站滿了清

宮劍手，兩旁飄閣上，崑崙六個劍客都在苦鬥着，但聽金刃劃空，劍風吹送，打破靜夜裡的沉寂。隔廂岳長虹戰着一名清宮劍客領班，其餘粉面仙姑等都在酣戰當中，眨眼間龍木公飛身躍到，喝一聲：「賊婆娘休走！」鐵杖舞起如虬龍昇空，呂四娘知道他是有名的外家高手，不能拿劍硬擋，當下身形疾起，避過來勢，半空轉身一劍回點，看看龍木公閃避不及。說時遲，突然一縷劍光從旁劃到，快若流星，呂四娘覺得來勢太勁，半空翻個跟斗，要縱開剠來的劍。這電光火石的時光，那人的劍觸到，手腕一震，短劍脫手飛開，腰畔已給人抓着，忙回頭望去，亞密當不知從那裡飛身來到，已抓着她的腰帶淩空縱起。呂四娘身體失了重心，只得喊出一聲「救人！」

崑崙六友正給清宮劍手纏着，聽到呂四娘喊聲，一齊撇開敵人，竄出圈外一看，只見亞密當挾着四娘冲起半空，越過高閣，岳長虹急了，手臂一揚，十二枚金圈隨風打出，金光閃閃，一連串旋轉飛向亞密當的頸上。亞密當劍光上下滾動，金圈一個一個給劍鋒盪開。粉面仙姑和諸葛元等五人，見金圈打他不到，都一齊射出飛劍，一霎間如火箭穿空，颼颼連聲，在夜空升起，點點流星襲向亞密當身前身後。亞密當曉到崑崙飛劍是武林一絕，單是一個人已不容易應付，何況他們更是六個人，立刻提氣上升，身形在空裡一拔，呂四娘給他挾着，驟覺身軀如火箭一般，呼的又升高三四丈，地面打出的飛劍如流螢飛逝，在脚下穿過，消失在黑暗當中，耳畔但聽風聲呼呼，離開地面已五六丈，倘若亞密當一鬆手，她便立刻跌成肉醬了。

岳長虹等六人待要追上時，剛才和他們厮鬥着的清宮劍手已逼近來，不容他們有時候再發飛劍，只得一面招擋，遠看亞密當幾起幾落，恰似皮球一般跳了幾跳便消失了。岳長虹心想：「朱蓉鏡沒在

家裡，我們六個人也保護嫂子不得，給亞密當搶走，還有什麼面目相見。」一看面前交手的人，從服裝認出，是清宮裡的劍客領班，除了亞密當之外，料他就是雍正御前的「點點紅」于成龍。這個無極劍派的高手，一輪急刺，像要速戰速决的樣子，劍鋒洒開，如雪花飛舞，在岳長虹面前着着挑、纏、點、戳。岳長虹是天照禪師後期弟子裡的得意門徒，練得一手崑崙派的「流雲劍法」，柔中帶勁，守裡帶攻，這時沉氣歛胸，把三尺六長劍游絲般展開，波譎雲詭，劃、彈、剪、貼，把于成龍的無極劍數煞着。

雙方棋逢敵手，連鬥幾十合，兩團劍光在簷前瓦脊之上滾來滾去。岳長虹偸眼一望其他五個師弟，給七八名清宮劍手纏着苦鬥，分開五個戰團。粉面仙姑白素常敵着龍木公，萬里穿雲小葉羌給兩個使鞭的黑漢夾攻，施復明力戰鐵杖眞人，黑面玄壇谷永清一對雙鋒斧，生龍活虎一般把金鐘六雷天賜二人，殺的拚命招擋。鐵扇子諸葛元因前幾天鐵扇給亞密當劖毀了，急忙間抓起朱蓉鏡的一口寶劍，仗着身形輕縱，恰似蜻蜓戲水一般，殺的龍行劍闞家三傑，手忙脚亂，他們交手處剛近着岳長虹，當下便有了主意。他一劍向于成龍撇去，運力一彈，連隨縱起，于成龍擰身追上，岳長虹回身喝出一聲：「看我的法寶！」兩枚金圈子脫手飛出，于成龍突覺眼前金光一亮，不敢怠慢，忙的翻身落在簷頭躲避。岳長虹已縱到諸葛元交手的圈裡，長劍一盪，𠺕𠺕三聲把闞家三傑的劍一齊衝開，趁勢把諸葛元一提，一同竄起。在他耳邊道：「七弟，你快領着各兄弟撤到北門外去，我要把于成龍幹掉。」腦後颼的劍風劖到，二人迅速在瓦上一伏，兩口劍向後急擋，把于成龍劖來的劍交加搭上，用力一送，于成龍抵不着二人的勁度，一下子隨劍縱開，諸葛元低聲道：「老大小心，這厮相當厲害！」岳長虹點頭道：「我自有分寸，你們快走，不要管我！」

那時四面屋頂，滿佈官兵，白振指揮弓弩手發箭。于成龍大喝一聲：「反賊休走！」再度衝到來。岳長虹把諸葛元一推，諸葛元展起一鶴冲霄，竄到高閣之上。喊道：「兄弟們隨我走！」外面施復明等四人聽了，都使個敗式，一齊縱出圈子。那十二名清宮劍手怕他們逃脫，怎肯罷休，闞家三傑和毒龍鞭薩猛薩捫，欺身趕上，粉面仙姑半空裡射出十二口飛刀，疾如流矢，一陣嗤嗤聲响，闞豹和薩猛二人，肩頭上一起中了飛刀，翻身栽下，白振下令放箭，弓弩手兩旁發射，矢如飛蝗。諸葛元等五人燕子歸巢一般，急的在簷頭一伏，箭矢穿空飛過，五人又再縱起。這番把崑崙飛劍齊發，弓箭手十多人紛紛倒下。五條黑影瞬已衝出了官軍包圍，白振見傷了兩個一級劍手，顧得上前撲救，龍木公等人也怕崑崙劍客的聲威，不敢捨命追趕。

一筆難書兩頭之事，且說金圈子岳長虹和諸葛元分手後，「點點紅」于成龍已提劍衝到，他沉劍一擋，邊罵道：「于成龍，你不要逼人太甚！」把來劍卸開，立刻一縱數丈。于成龍如影隨形，擰身趕上，喝道：「岳長虹，快束手受縛！」一記「迎風掃塵」，從後劖出。岳長虹雙足點在牆頭，轉身發劍，「王母拂袖」，𠺕一响又把來劍撥去。叱道：「于成龍，你恃人多，敢和我單獨決一死戰嗎？」說了歛胸提氣，凌空拔起，飛身落到一處瓦脊。外邊官兵正注意諸葛元五人逃走，沒留意他溜出了包圍。他偸看諸葛元等五個師弟，已離開了弓箭射程，暗中舒了一口氣。于成龍一幌追到，喝道：「怕你的不是好漢子，岳長虹，今天你休想逃出我的劍下！」迎風一劍，撤出「江面銀蛇」，之字形攻到。岳長虹橫門貼着一撩，覺得于成龍的劍雖然急驟快切，可是還欠勁度。又再激他道：「你

敢跟我鬥三百回合，才是好漢！」說了又向前縱去，這裡已離開官兵很遠，前面便是龍鬚溝的曠地。
于成龍邊追邊答道：「你休想脫身！莫說三百回合，就是鬥上三天，我姓于的也不懼你。」

他們已來到了龍鬚溝旁，這一片曠地，靜寂如死，景色荒涼，岳長虹轉身停步，一看于成龍如鬼影一般，瞬已來到。喝一聲：「看你爺的劍！」匝地剟出，疾如風過，地上枯草，給劍鋒剟的飛起。岳長虹沉臂低身，把劍向下點扎，一記「姜尙沉鈎」消去來勢，連隨一翻劍把，攙取空檔，「金蛇吐月」，劍端扎着一圈。于成龍急忙回劍下壓，雙劍一交，剛抵着劍鍔，可是岳長虹的劍已直指到他的面門，不停打着杯口大的圈子，還有一寸距離便劃到他的臉上。這時候，他只有拚命的抵着敵人的劍鍔，一息不敢放鬆。岳長虹前鋒馬步，漸漸移前，手裡的又是三尺六長劍，劍身比于成龍的長了六寸多，雖然使盡了氣力，也壓不住他的劍一分一分逼近來，喘息之間，已是滿頭大汗，若是抽劍後退，岳長虹出手定快過自己，劍端立刻刺到面門。

岳長虹臂上的金圈子，輕輕一甩，已有兩枚落到手裡，揑着向于成龍一擺道：「于成龍，你的命已在我的手裡，就算我的劍不戳穿你的頭顱，只要把金圈子打出，那麼你的腦袋儘會搬家了，如今還要和我鬥下去嗎？」說了手裡長劍的震盪，一變成爲之字急切，劍尖劃的嗤嗤微响，這是岳長虹的一種精神攻勢。本來他的崑崙流雲劍法和于成龍的無極劍法不相上下，但他在崑崙山練就的內勁比于成龍好，他的劍又比于成龍的長了六寸，因此利用已長，乘敵人之短，剎那間佔了上風。

于成龍將近抖不過氣來，眼看劍尖愈來愈近，相距僅及半寸。不禁顫聲道：「岳大俠，我不過奉命行事，和你又沒什麼寃仇，何苦要我喪命！」岳長虹叱道：「你如今敵我不過，便向我乞憐，倘若

我倒在你的手裡時，怕你不會就此饒我哩。」于成龍道：「我若是剄倒你，只是把你拏回去交代，也不會取你的命。」岳長虹心想：「他還有點武林人氣質，念在他一手武功不容易練成，何苦要他喪命。」當下笑道：「于成龍，我今天饒你也得，但要委屈你一點。」于成龍見岳長虹答應饒他，到了這田地，正是肉在俎上，苦笑一下，把劍一鬆，岳長虹剪着一挑，那劍飛到半空去了。

岳長虹拿着長劍指着于成龍，哄他道：「那邊有人來了！」于成龍掉頭一望，岳長虹把崑崙截穴手法施出，拚指在他魂門穴一揷，當堂失去知覺倒下。岳長虹把他全身衣服脫下，取去他襟頭上的領班金牌，又拖他放在野樹叢中，拾回他那口劍掉進污水裡。

一會，岳長虹已穿起了清宮劍手服裝，撕下衣襟，裹了面部，又割破左手指頭，染上血漬，看去就像面部受傷的樣子，只露出雙眼和鼻孔。遠處鷄聲初唱，知道天將破曉，立刻離開了龍鬚溝，展開夜行本領向紫禁城奔去。

雍正因爲要親自指揮御前武士，圍捕朱蓉鏡的府第，已回到皇城居住。這天下令各劍手分頭出動，他在養心殿暖閣中澈夜不寐，等候消息。不久，傳報亞密當已把一個女賊抓了回來，雍正忙傳諭押進，估不到却是呂四娘，心裡大喜。他幾年來要緝捕呂飛紅，沒法探出踪跡，當下陰笑道：「原來是你嗎？當年你沒領朕的盛筵，今天再請你進來吃杯好酒呢。」他這番話，暗指當日呂四娘看出了破綻，沒有飲到毒酒，今日終落在自己的手裡。呂四娘破口大罵，雍正把手一揮：「把這賊婆娘的牙齒鑿去，看她還能夠駡嗎？」這時四娘已給鎖了手足，兩旁武士將他按倒，一個三級侍衞拿着鐵鉗，就把呂四娘一排貝齒活生生的撬落，呂四娘痛的昏了過去。雍正命暫時囚在地下室，不要和王崇明等禁

在一起，待拿到了全部反賊，一起提出正法。

過了一個更次，白振回來，報告朱蓉鏡沒在府裡，崑崙派幾個叛黨已逃出包圍。雍正暴跳如雷，大罵白振等人沒用。亞密當跪下道：「皇上不要動怒，那崑崙派幾個賊黨，端的手段非凡，並非白統領和各同僚，不肯出力。」雍正還是怒氣未息，着白振率領十二名劍手，到各城門搜索。又見亞密當勞頓一宵，吩咐他回侍值室休息。

亞密當謝恩出了養心殿，雍正跟前只留下兩名三級侍衛，正想回到寢宮，忽報領班于成龍候旨，雍正命人傳進，華燈掩映，走進于成龍，面上創傷，裹了半臉，還滲出血漬。雍正雙目注視，忽然一脚把御座的踏脚几踢起，直向于成龍打去，跟着縱身離了御座，喊出一聲「拿刺客！」左右侍衛一時不知所措。于成龍已拔劍在手，迎着墊足椅子一撥，擋了開去。口裡大喝：「魔王那裡走！」長劍一盪，已剌到雍正面前，劍風逼射，疾如電閃。正是：

秦庭一劍　膽喪心驚

究竟雍正性命如何，岳長虹能否救呂四娘出險？還有三音神尼進京，身陷飛刀陣，幾乎丟了性命，都在第三集裡分解，請讀者注意出版日期。

作者附誌

清宮劍影錄（二集）

著作者：蹄　風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八角

3530.82.120

Printed in Hong Kong.